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四

桂

馥字冬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貴州永平知縣有晚學集

惜才論

周先生傳

周君墓誌銘

魏君墓表

邢

澍字佳山甘肅階州人乾隆庚戌進士官江西南安府知府著有守雅堂文集

修長興縣志序

望益軒記

盧譽士

字肆成浙江平湖人諸生著有古狂隨筆古狂小言等書

上諸草廬宮贊書

左

輔字仲甫江蘇陽湖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湖南巡撫有念宛齋集

修包孝肅祠堂記

重修楊將軍廟記

國朝文匯

卷五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烈婦江小娘墓碣銘

七

張

雙字子和號莸友江蘇昭文人乾隆癸丑進士由廣吉士官浙江甯紹台道有味經書屋文稿

養氣篇

八

羣而不黨論

八

三國論

九

唐仲寬

字六叔號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癸丑進士官陝西布政使有陶山文錄

國士論

十

登南嶽記

十

重濬吳淞江碑

十一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十三

署定陶縣知縣賀君墓誌銘

十三

王

墨字仲瞿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甲寅舉人有煙霞集

子順辯性

十五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十七

擬管大夫說樂毅書

十八

書夷齊傳後

十九

縱勢

二十

蘭相如論

二十一

吳起論

二十二

樂毅論

二十三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四

惜才論

桂馥

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虛生。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為才所累。凡裘馬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弈射獵。酒食爭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即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記。至於雜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遍。所謂口不絕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所歸。岱宗之下。諸峯羅列。而有嶽為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誠能持之以愚。飲之以虛。刊落世好。篤信師說。以彼經證此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為心光。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為虛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惜哉。

周先生傳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

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即出其書。肆力探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燕。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子為四部考。備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燈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憚章句。自謂文拙。不存彙。故沒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匙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存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遂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服悟。汪汪千頃波。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趣矣。

周君墓誌銘

周君以嘉慶元年五月四日卒於官。年六十。將以是年歸葬於蜀。嗣子來請銘。余與君交三十年。知最深。不容辭也。君諱士孝。字資敬。號肅齋。其先江西吉水人。轉徙貴

州曾祖芝芳始居四川。遂為南川人。祖師文。父萬殊。君少日為文。數易稿不就。一日眺遠山有悟。下筆千言。不加治點。乾隆庚辰。舉於鄉。丙戌。治山東禹城縣。時有水患。漂沒廬舍。君為復舊隄。增新堰。迄今數十年。民賴以安。丁父憂。解官。釋服。除廣東新甯縣。未滿歲。以前攝電白事罷去。直隸總督舉君霸州屯田。復除文安縣。其地容下。形如仰釜。隄決則一縣為魚。己酉七月。水大至。君率人早夜修隄。既而大風雨。水勢湧漲。隄且壞。衆懼奔散。君堅立不動。衆乃感發。各毀牆垣。負土助工。隄得完固。甲寅調遷安縣。君歷官皆有惠政。而不飾名譽。前去新甯。有欲為君建祠者。力止之曰。民果思我。口碑不勝於生祠乎。君篤信釋典。長齋趺坐。夜以達旦。每有新請。輒得奇應。文安苦蝗。君既虔禱。遂有異鳥羣下。啄蝗。遷安蟲食禾。田夫稱此蟲畏雷。君立時致祝。雷雨交作。蟲果震死。嘗曰。事神莫如治心。心清則神靈矣。君飲人以和。而取友不苟。厯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藻。皆多聞高行。君以定交。終身無間。病篤。謂其子曰。我平日無損人利己事。實亦無損於己。此時此心。但覺暢足耳。端坐而逝。夫人徐子三人。長石蘭。次立矩。次琨。女三人。銘曰。

魏君墓表

君治縣。我以為譜也。君取友。我以為輔也。我銘君藏。不敢不從古也。

魏君諱可式。字子端。號樹亭。孝子防西先生第二子也。脩七尺。豐頤疏鬚。聲清而遠。聞魏氏固曲阜世族。君生當盛時。賓客接席。從父兄後。談談無虛日。如天津朱岷金。壇蔣衡。錢塘金農。晉安何琦。滋陽牛運震。同里孔氏衍杖。衍諧。衍誌。顏氏懋倫。懋倫懋企。皆一時名流。君周旋其間。挺身自拔。不在人後。性通率。好機調。往往面責人過。士友多畏其口。然莊謹間發。言語妙天下。又善處人骨肉間。聞者莫不心折。事無大小。取決於君者。若嚴有司焉。昔人有言。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君非其儔耶。君喜飲酒。一尊入手。不問生計。家既中落。年亦頽謝。平生游好殆盡。醉後白眼望青天。落落然不勝孤漂之感。君以名諸生應舉。不第。垂老責入成均。以乾隆庚寅卒。年六十四。葬仙源故城側。配顏氏。無子。以族子肇為後。今又死。君有外孫五。經博士顏君錫。請為表墓。君與余比屋宇。同輩行。而年長於余。謬承品目。顧余年過六十。孤落無容。徒有老淚濕君墓草耳。悲夫。

修長興縣志序

邢澍

舊長興縣志十二卷止於

高宗純皇帝之十有二年。新會譚公肇基所修也。前此者為韓志。前此者為張志。前此者為顧志。上下數千年事蹟。藉四家之書。補輯而存。彬彬乎其可觀矣。顧其間山川人物。引據時見舛謬。而部分類居。體裁間有未合。舊書類皆承襲。而莫能是正。又乾隆戊辰以後。迄今五十餘年。久未修采。無以揚前烈。光盛曲。是固莅茲土者之責也。余自嘉慶元年。調宰長邑。甫下車。即慨然有修志之舉。顧事屬久廢。城池學校公廨橋梁。方有俟於整理完繕。匆匆未暇。心懷之而不能忘。而顧未敢昌言於衆。又念一方掌故。風土人情。田廬戶口。苟非久於斯地。深悉隱微。則不能指陳得失。而適以滋戾。且志之為書。體類於史。非藉三長之士。惟精惟博者。相與上下其議論。將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以故回翔往復。遲之又久。於壬戌之歲。始延請嘉定宮詹錢辛楣先生至署。稽舊之失。汰舊之繁。增舊之闕。訂舊之訛。余每見先生口講指畫。不憚精詳。常與余商論。或秉燭至午夜。由是體例門類。舉邑志而更新之。而是書頓為改觀。其戊辰以後。續修諸條。則宮詹之弟徵君可廬先生所手定。徵君常造余署。與辛楣先生先後館邑之鑑止亭。參鄉評。慎去取。余雖不敏。不明。而如徵君者。虛以持己。公以

國朝文匯

卷五十四

三

國學扶輪社印

衡人其可謂平允者矣。預分纂者則烏程胡君樟。邑人丁君澍龍。丁君世楠。朱君樵。王君炯。王君正。王君敬所之力居多。其經費所資。余捐廉俸為邑倡。而邑中紳士亦樂為捐助。補其不足。始於嘉慶七年。逾年而志稿成。十年冬而剞劂完竣。卷凡二十八。門凡二十有九。附類者凡八。嗟夫。是書之成。余存之心者。閱六年之久而始克舉事。既舉事。復三易寒暑而成。且又經兩先生精力。與諸君之助焉。昔亭林先生在水。平。或屬為府志。亭林謝以郭造卿在戚將軍幕府。掇羅天下志書略備。蓋十年而成。燕史。今無其時故也。余之學遠不逮古人。然不敢苟以從事。取成數月之間。致蹈亭林所戒。後有覽者。其亦鑒余之所以難為者可矣。

望益軒記

硯耕堂之西偏有軒焉。小而潔。前列丹石。中延賓友。余自江右歸之明年。始以望益。易舊榜名。客有見而問者曰。此取江文通擬陶詩乎。應曰。然。其獲陶靖節意乎。曰。異為不獲。靖節雖高士。然友朋之情。未嘗忘也。觀於詠停雲。賦移居。當龐參軍之作。示周祖謝之篇。大概可知矣。然則子之取義也何居。應曰。余非靖節儔也。靖節以一代英流。屈為令長。及遭逢世難。託辭言歸。寄情詩酒。以終其身。余愚且魯。幸生聖世。由遠方寒獨之士。隨計吏至京。遂舉禮部。策殿廷解褐。從士食祿。幾二十年。

因病賜告。寓家於此。若病良已。將仍以一職自效。非真退者也。烏得與靖節比。然靖節雖異稟天授。而契道之識。固窮之節。以及文章之高妙。未必不由於學問。若余者。誠不足企前哲百一。然聞道修身立言。亦竊有志焉。是則何敢避謝而自絕於上達之軌。輒是以醫藥之暇。既不廢簡冊。兼樂與賓客接。仕而賢者與論治。處而賢者與論學。與論文藝。即釋老之徒。之能通其學者。亦間與論釋老。凡以求益也。若喜延納好虛譽。不忘臚仕。以冀世俗之所謂利益也。則吾雖不才。不至此。嘉慶己巳自記。

上諸草廬言贊書

盧舉士

舉自弱冠就試時。即知秀水有諸草廬先生。及學為詩詞。聞當世推崇。益知有草廬先生詩詞。猶恨未能多見也。後於松窓葉友處。得讀絳跼閣大集。高深鴻博。非淺學所能測。故縱深仰企。未能私淑。惟思先刺史詩文。庶可請正。屢欲攜帶叩府。猶以雲泥之隔。造次為嫌。何幸客歲。鐵珊愛蘿兩友。傳示尊命。詢及先刺史詩稿。譽聞之。不勝欣幸。即託鐵珊送上。已蒙採錄。此真存歿均感之事也。伏念先王父一生。無求田問舍之志。無博弄玩好之分。故所好惟書。少從事科舉之學。雖久離小試。而讀書作文。未嘗或輟。陸淳意先生贈詩云。便是分陰也不虛。直須讀盡古今書。蓋實錄也。故一生課藝。雜作幾等身。付梓者僅宦稿四百有奇。宦仕之餘。尚纂錄瀛洛關閩及安溪諸書。而二十年心血。尤在註杜一編。他若讀律質疑。漢書評林。中庸兩記。論孟偶舉。以及左傳八評。則皆其緒餘也。受中編東湖叢書。敦倫書孝經註。則皆其小品也。食貧之故。無力付梓。即欲錄出副本。以便流傳。獨力經營。亦未易言也。至於詩詞古風。自幼究心。逮註杜之後。不輕落筆。以向所作者俱未慊意。故所留詩稿。十存三四。不肖輩既不能為辟琴獻璞之舉。若聽其湮沒。不免當世巨眼。表章不朽。何以慰先人於地下哉。今幸值老先生。本光風霽月之襟懷。具顯微闡幽之至意。亦晚學之所難

遇也。敢將先祖詩集。復呈左右。敬懇如椽。再加刪訂。賜一序文。俾什襲而藏。以待機緣。壽諸黎裏。譽之幸也。亦先人之願也。位尊堂重。不應屢索。第以前荷月叩謁時。見老先生忘年忘分。殷殷不棄。又於做親容湖詩序內。復承垂念。先刺史不置。故敢信先生之必不我拒也。

修包孝肅祠堂記

左輔

合肥舊志香花墩在城南濠為宋包孝肅公讀書處後即其地為祠公之遺像告身履為藏焉余宰合肥拜公祠下俯仰庭除肅焉歆感見堂宇浮染圯腐彫剝命工新之又於右之額基構屋三楹復迴瀾軒舊制且為春秋襄事者憩息焉經始於嘉慶六年夏五五閱月工竣有議之者曰令修公祠政之一也然邑之政尚有所宜先者令亟亟為此以求治是貌孫叔敖以治楚祠西門豹以濬渠也若徒震乎公之名而竊附之得毋名美而實竊乎何者分乎宰則事乎宰古來賢宰多法且備凡風俗之悍何以馴漓何以醺雕何以樸陋何以文與夫消息乎陰陽經牧夫井疆衣食何以足糧莠何以殲所以因勢利導補救偏弊者悉見於史令第度其邑擇古之宜迹規而意師所謂分同事近者也奚高語包公為公為守令數事不多見稗野所述則怪而不經至其立朝謀繫君國是大臣遇主位尊任重者所為與邑令勢分懸絕令治邑而竊附其名於實乎何有余竊以為不然凡治邑者如貌人不可以他邑之治治此邑猶貌人者不可以他人之貌貌此人也而又必尋其受治之源焉如其為江之源乎則別者為沁入者為漢其至其過皆可溯沿若昧其源而誤江為淮則為別為入至者過者皆不得其道迨改流而障之必不理孫而橫決矣合肥為公治邑雖治

迹無所攷。而史稱其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是治源也。余忠宣公曰。吾肥之民。秀者治詩書。樸者服農賈。質直而無貳心。勤生而無外慕。强悍而無屏弱可乘之氣。夫忠宣距公幾三百年。而民風之美猶若是。是其受治之源深也。今或不如古所云。是後之人沿流忘源。不以公之治治斯民也。不以公之治治斯民。而民即不如古若。以公之治治斯民。安見民終不如古也。余今者居公之里。撫公所治之民。乃不尋求乎公之所為治。而以他邑之治易之。湮其源而岐其流。其奚以善夫肥之民也。且夫可見者迹也。不可見者神也。以公大賢。而治其生長與共之民。必以精誠意氣相與動盪流貫於條約禁令之外。故服教畏神。迄於沒世不衰。而乃以為事不多見。而惟以跡求之。不已淺乎。今新公之祠。以肅吾志意焉。登公之堂。而如見公焉。如見公之坐堂皇而敷治焉。又如見民之動盪流貫於公之精誠意氣。相與服教畏神焉。公之靈庶幾恍焉忽焉。默開余心。俾余弗懵於治乎。是則余藉以求治之意也已。祠既新。例書年月。并志余意。以質後之宰斯邑者。

重修楊將軍廟記

楊將軍廟。建於廬郡城西之敵臺。創始年月不可攷。郡人言將軍在南宋時。有藕塘之捷。郡賴以全。因尸祝之。蓋始於宋孝宗時矣。接宋史將軍初名沂中。字正甫。後賜

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紹興六年。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南。韓蘄王世忠請將於朝。張魏公浚舉將軍擊之。與劉猊遇於藕塘。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將軍先使統制吳錫以勁兵突陣。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值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會。復背擊之。賊大敗。劉猊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將軍躍馬叱之。皆怖而降。藕塘即今郡北百二十里。定遠縣之藕塘鎮也。初。劉光世守合肥。聞劉猊兵大入。欲退守江。已行。得張魏公嚴令始回。非將軍邀戰於藕塘敗之。則劉猊兵乘勢東下。廬郡不能守。城民糜爛矣。將軍以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兼領馬步帥。後復與劉太尉錡敗金兵於橐皋。廬得以無警。記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將軍廟食於此土也。固宜。廟久圯。圮守廟僧體雲募修缺資。功卒未竟。歲壬戌。會某有修城之役。因并新之。廬郡城西平崗高數仞。將軍廟在其巔。自崗麓疊石作徑。盤折而上。叢樹陰翳。高豁下幽。殿門故隘。敞而廣之。復闢左右廊廡數楹。規模粗具。廟既新。乃撮撫將軍之功著於廬者。并志之。將軍在高宗時。積功封恭國公。拜少師。進封南安郡王。孝宗乾道元年。加昭慶軍節度使。二年。以太師致仕。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恭。稱將軍者。仍其朔也。

烈婦江小娘墓碣銘

烈婦江小娘。合肥縣梁鄉人。休甯縣學生黃某妻也。黃父買梁鄉家馬。崇禎甲申。流寇猝至。家人悉倉皇走。小娘守夫病。堅不去。寇入室。見小娘美。欲犯之。小娘急掣牀頭刀。自剄。腹絕身不仆。賊大驚。躍拜去。家人歸。瘞之宅後。嘉慶七年。余修邑志。縣學生童澍書事來。乃訪小娘墓。國子生管戴錫業。小娘墓前宅。歙縣國子生金浩與偕。墓之左。而障以牆。湫隘弗聞。葺拜賢晦。亦可哀已。今二生各讓宅做牆。以拓墓地。并輸錢修之。植基綠垣。局域清肅。婦稚過墓所。皆知頌小娘義烈。歎歎累時。夫小娘沒百六十年。墓幾不能保。名亦就湮沒。至此而事始大著。顯晦固自有時哉。亦正氣在天壤。不容晦蝕。而吾與二生之勤勤於修復。又人心之不能自己者也。二生修墓成。來請石。乃敘而銘之。其辭曰。

岫塔之北。滁泉之陽。翳翳幽局。煙靈雨荒。青燐夜飛。元霜曉匝。薰官嘯處。空響若禽。靈衣迴翔。珠履颯沓。如或見之。又聞歎語。疇咨道要。靡貴仁義。叶婦烈殉義。婦義成仁。全歸此中。百六十春。茲式元宮。勒辭貞珉。冬青自花。秋蘭可紉。

養氣篇

張 斐

天地之間有盛德之氣有嚴凝之氣其賦於人則為浩然之氣浩然之氣至大而不
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撓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恃有此氣而已自夫人私欲錮蔽
氣之大者漸以小氣之剛者漸以柔遇名教綱常極知分所當為往往擔當不起而
客氣邪氣因而乘之客氣邪氣中之既深而正氣幾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能集義
以生之耳今夫兩造之訟也辭直者氣必壯辭曲者氣必餒兩軍之戰也師直者氣
必揚師曲者氣必挫以訟之險健戰之凶危猶必藉理以植其氣而況乎為聖賢者
乎古之君子其於義不義既辨之甚精而幾微之介疑似之間猶必反覆推詳使此
心截然不介兩可而後為其所當為之事一發而莫能禦惟其心無不慊故氣不餒
耳從來忠臣孝子必非臨時可勉居恒讀古人書知忠孝之必可為知不忠不孝之
必不可為知之明信之篤浩然之氣充滿於中一遇事變蹈水火不顧甘鼎鑊如飴
皆此浩然之氣有以擔當而浩然之氣之不虧則恃有平日集義之功也文文山正
氣歌其養之也熟故言之也甚精使文山無集義之功自空坑以至柴市前後數年
安能百折不回備嘗險阻而卒成千古完人哉不然北宮黝之養勇孟施舍之無懼
彼亦以為能養氣矣其實此種客氣稍一沈淪便入邪黨而去正氣日遠矣欲養氣

者不可不知也

羣而不黨論

單椒不可言山也。合衆石而後成。秦華衡嵩。蹄涔不可言水也。會衆流而後成。江淮河漢。君子不能獨行無徒也。有衆君子而後能相與以有成。達而在上。則同心協力。以襄至治。窮而在下。則切磋講解。以挽頽風。羣豈君子所疾哉。自世教陵遲。在朝者變和衷為朋比。同己則親。異己則疏。而國是壞矣。在野者以愛憎為門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而風俗亂矣。後之人太息痛恨曰。小人成羣。而不知非羣也。其黨也。羣則公。黨則私。羣則正。黨則邪。羣則是。黨則非。羣則義。黨則利。羣則無所為。合。無所為。羣。黨則忽然而合。忽然而離。何謂公私。為天下則公。為一身則私也。何謂邪正。骨鯁則正。脂韋則邪也。何謂是非。人之所是。是之則為是。人之所非。非之則為非也。何謂義利。趨炎附勢則利。講道論德則義也。是故形跡疏。竿牘簡。落落冥冥。相喻於形骸之外。無所為合。亦無所為離。此君子之羣也。交際密。餽問豐。翕翕訛訛。相矜以勢利之交。忽然而合。亦忽然而離。此小人之黨也。雖然。小人有黨。君子亦有黨。愚觀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宋之洛蜀。明之東林。出其中者。類多君子。然丰裁太峻。名譽太隆。議論太高。意氣太激。彼小人者。因得乘間抵隙。以肆其毒。而宗社亦與之俱敝。向使諸君

子閉戶潛修。留其身以有待。則國家顛覆之禍。或可少紓。不至若此之速也。吾觀有虞氏四岳九官十二牧。羣立於朝。而比周者惟共工驩兜。大舜即誅之。不少緩。可見黨之為禍。害於而家。必至凶於而國。非聖人不能破其習。非純儒不能杜其端也。學者生三代下。與其濡跡權門。妄想攀附。結交名士。漫肆譏訶。久而久之。習與性成。幾何不為小人之無忌憚耶。易曰。渙其羣。夫羣且當渙。而況於黨乎。并介之士。所以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為羣。誠畏之也。誠恥之也。

三國論

吾觀三國失國之際。而恍然於天之巧為報也。夫三國諸君之得國。蜀最正。吳次之。魏又次之。而運祚長短。偏若相反。何哉。為反覆前後事蹟。而知天未嘗容心於其間。皆其人之自取也。曹操包藏禍心。潛移炎祚。以文王自擬。而禪讓付諸後人。計亦狡矣。卒之成濟逞兇。禍生典午。好還天道。曾不百年。然後知操當日之戕帝后。直不啻自戕其子孫也。蜀先主以中山嫡裔。創建非常。雖自帝蜀中。未免後人之議。然以漢之苗裔。據漢之疆土。其視光武之起南陽。蓋無愧矣。惜也。譙周賣國。後主出降。而北地捐軀。英風凜凜。蜀雖未及百年。足千古矣。武烈忠規。武節獨出。冠時討逆。繼之後先。濟美大業。未就中世。殞生大帝。以奇蹤叡心。禮賢好士。所以奄有江東也。立國以

來君知天命。臣識先賢。國中蒙樂利之休。竟外渺干戈之擾。視蜀魏為少安焉。蜀魏既滅。吳獨後亡。瓜分綿綿。簪纓不絕。豈天之私於孫氏哉。其亦造福東南者久。故食報若斯之厚也。而世之人。顧鯁鯁焉。執運祚長短。以議天道之無知。豈不偵哉。且夫天道之巧為報。固萬世不易者也。觀於朱梁之亡。父子自相屠戮。而知天之罰亂賊者。不獨魏也。觀於帝昺。帝昺亡命崖州。卒殉社稷。而知一姓再興。雖不能混一區宇。而革命之際。天必報之。節烈者。不獨蜀也。觀於錢武肅。保有吳越。納土於朝。子孫榮顯。至今未絕。而知以小事大。輯和民人。天必報之。以後祿者。又不獨吳也。然則天道豈夢夢哉。由亡國以溯立國之初。由立國以究治國之本。而天道之巧為報者。若合符節矣。具此隻眼。二十三史。皆可作平等觀也。

國士論

唐仲寬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交道之衰也。君臣之間而言施報。則悖矣。豫讓感智伯。國士之遇。至於漆身吞炭。伏劍而死。以報之。報誠厚也。然謂以媿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則讓不啻為范中行_子之臣乎。范中行雖以衆人遇。不得自謂非臣。衆人遇即反。顏事讐而無媿。為人主者。安得盡臣而皆國士乎。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又曰。君子違不適讐國。君臣之分至嚴。當慎之。廷獻之初。而權之去就之際。分既定。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若朝不坐。燕不與。亦宜奉身而退。烏有危不能匡。敗不能死。藉口于衆人之遇。而臣事舊君之仇敵乎。讓此舉。可以愧主之不善遇其臣。而不能媿臣之不盡忠於其主也。且春秋戰國時。卿大夫家臣如漢世郡將功曹。有主臣之名。無主臣之實。召忽之諒。季路之勇。聖人一以為莫之知。一以為不得其死。是讓之死。亦程嬰董安于之流亞。而非宏演狼臙痛君殉國比也。然謂豫子非天下之義士。則不可。大義不明。惟利是騖。士而有市行矣。不有死友。何以風世。國士之報顧可少哉。且夫朋友一倫。師生官僚咸在焉。自報施之說行。所遇不合。弟子有叛其師者。僚屬有讐其長官者。所遇而合。學者奉一先生。黨同伐異。宦者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及其急難。感慨留首。而不以為難。抑或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則又

反脣相稽。凶終隙末。推而至於君父。杜伯可以仇宣王。宜臼可以德申侯。寤生且陵。天子衛輒竟拒蒯瞶。其為變亂。尚忍言耶。此無故意氣之私中之也。古之君子。處倫物之常變。一秉以道誼之正。無所為怨。亦無所為恩。無所為施。亦無所為報。行其心之所安。盡其分之所當為。而他何計焉。苟未聞乎道。好信則為尾生。好義則為郭解。此史公所以列豫子於刺客傳也。

登南嶽記

衡山為壽嶽。歲九月。往祈親年。裹糧步行。過昭山二百里。見羣峯護擁。峯尖皆紺。一峯東向。屹立雲端。疑即嶽也。問行道者。知為紫蓋峯。少陵云。紫蓋獨不朝。爭長矍相望。信然。至嶽下。廟市喧囂。招梗唄誦。香霧氛氲。入廟。頓首卜筮。仰眎丹繪。采恩鬼物。青紅靈象。有赫明日。出廟北門。歛雲泄霧。靄晦冥濛。思如羅含所云。非晴濤暈朝。不見其峯。念已行不敢卻步。逾接龍橋。經赤帝峯。石磴解次。或題直上南天。或題雲梯。皆擘窠深刻。飛泉懸瀑。琮琤道周。經彌陀峯。至自卑亭。故半雲亭也。晉桓元記云。垂柯跨谷。使獻交陰。曲溪如塞。已絕復開。如是者數。得芙蓉峯。水經注。容峯最為竦傑。望之蒼蒼隱天。憩半山亭。雲陰解駁。突兀青空。望天門咫尺矣。又越嶺至丹霞寺。有石題。敲冰破凍。今古奇游。興會可想。益鼓勇金簡。惠日兩峯間。上南天門。與泰山記。

所云十餘步一休頓。不避濕閣。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者。將毋同其側瘞一隅於風者。登高臨深。可為吁駭。南天門上。俛睇腳底諸山。幾於邾婁莫辨。折而東北上。幽崖巒疊。野荔爛紅。紺宇觚稜。迥出六幕。金頂斜射夕照。晃晃如霞。魚梵悠然。聞黎遲客。則上封寺也。昔朱張所謂板屋者。今一名藍巨剎矣。長老欲悉易鐵瓦。因施一片。芟芻導往祝融峯寺右。循泉視而上。里許至馬泉。發祝融峯背。石罅中涓涓流入。上封齋廚飯可數百人。雖盛暝。返寒不熱。盛宏之荊州記云。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蓋爾時上未有視耳。山松盡虬屈。癭拳或生苔邪。則推駭於風霾使然。祝融峯為絕頂。嶽帝殿覽石冶鐵以為固。後有六祖像。皆局於地。不能宏麗。殿南蒼石隆起。歸菟如冠。切雲登覽。南天雲霞低偃環綴。不知其幾千尺也。羣山伏地如聚米。湘川九向九背。如曳練如曲蟠。洞庭遠如甌臠。捫碧落而絕紅塵。殆非人間世。昌黎云。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百數。獨衡為宗。豈特南方哉。芟芻指某峯獅子。某峯象鼻。七二但舉什一。且僅隱約得之。況能一一躋臻乎。少陵云。祝融五峯尊。峯次低昂。求所謂石廩天柱者。雖其能知。然自紫蓋外。無不俯首帖伏。而拱赤燁怒之神。回顧峯後諸山。戈鋌矛戟。萬馬羈馳。自回雁峯來。真所謂歛吸領地靈。洞分炎方也。下叩羅漢洞。過會仙橋。踏試心石。迴探觀音巖。羅念庵讀書處。水經注

云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誦之音。疑即此時日入西崦矣。乃宿上封寺。寒甚。圍爐。長老置茗共話。黃獨紫蕨。堆盤累案。且多不知名者。正無心懶殘芋火也。星月窺窗。以為五更可望日出。及曉。鐘動。急披裘起。則寒霧衝人。對面不見山。少時聞父兄快言觀日之奇。頗恨緣慳。山僧曰。此宜長夏。非秋露新霽時所得見也。然昌黎不云。陰氣晦昧。無清風。又云。須臾靜掃衆峯出乎無已。強至望日亭。泉泉者。已與山顛平矣。是為峴巘峯。亭中科斗倒懸。鸞鳳泊。照耀琳瑯。則禹碑也。初學記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遇蒼水元夷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此碑後人從宋何子一所撫於岳麓者。重刻於此。亦自奇古絕倫。坐玩久之。問郭侯書院安在。僧曰。南天門。西六祖道場亦在焉。問魏夫人黃庭觀。曰在雲居峯。問朱張所僑方廣寺。曰蓮花峯。皆近在十數里。遠或數十里。恐扶鳩之倚門也。乃頓策巖阿。假足輕輿而返。

重瀋吳淞江碑

太湖受浙西諸水。東注為松江。縣亘三百六十里。自湖東北逕七十里。為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今為劉家河。東南入海為東江。今為黃浦。而松江為經流。松江又東逕八十餘里。合大盈。廟漚等浦。為四江口。又東逕百二十里。黃浦來會之。又逕七十里入海。為吳淞口。前明夏忠靖疏劉河三泖。而舍吳淞百二十里末瀆。迨周文襄

等始議重疏至海忠介乃於平地開江復吳淞經流之舊民到於今稱之 本朝三次興治著有成效閱今又五十餘年矣潮沙漸塞港浦雍悶農田失利曠濬為害漕艘賈舶改經黃浦風濤震驚嘉慶二十一年前撫部胡公奏奉 俞旨以工需二十八萬三千兩有奇於沿江之上海青浦嘉定三縣輸十之三同需水利之長洲元和吳常熟昭文吳江震澤崑山新陽婁太倉鎮洋寶山十三州縣輸十之七率視歲徵糧額均兩年分徵於二十三年秋成時蠲輸如數即興工今撫部陳公時任藩司詳定章程令諸牧令甄選縉紳耆老分董其事其經理員役薪水簿書之資率屬蠲養廉給之不以絲毫耗經費檄仲寬與盧某往來察視故道通塞綜司催輸時載權臬司不敢議經費既集與蘇松太道龔公麗正秉承臺愜慎選僚佐仲寬躬至滬濱屬其植受其要爰集上青嘉三邑員吏紳耆里甲而誓之曰上司重用民力江西估寬九丈五尺至十二丈五尺不等底寬三丈五尺深一丈至丈五尺不等較前三次寬深丈尺尤省脫或少有假冒則數十年一舉之工徒虛糜矣耗民膏虧 國計微論法當獲譴如江神何如是官屬咸精白一心民爭盡力春鋤雲集暮鼓弗勝時際暄和自冬徂春無淒風積雪冷雨役徒常如挾纊訖於工竣其工西自青浦之蔣浦築開湖壩始中界嘉定東至上海萬安渡以下築開湖壩止計長一萬一千餘丈凡六

十餘里。析其段為五十有八。為土五十八萬六千餘方。集夫六萬有奇。三月而畢。撫部親履周閱。檢覈原估之數。有贏無絀。其積土皆在兩崖十丈外。乃開東西兩大壩。湖水下注。海潮上迎。江流浩淼。川沙上海南漚三廳縣之糧艘隨潮而進。沿江農畝。自開支渠以資灌溉。上游則剗茭荏以暢其源。下游則設東水壩。壩以禦潮。又以餘力修建爪涇張姆二橋。非天時人事之和會。曷克臻此。說者謂此舉有三善。先徹經費而後興發。無缺無通。信也。計方受直多至四錢以上。視他工倍優。丁夫不戒。自至仁也。董以紳耆。胥吏不得與。令長稽財用。互相糾勸。公也。公以行之。仁以來之。信以成之。又得素諳程作之海州牧師君亮采酌機宜。夏準驅勵徒卒。上海工居大半。大令葉君機倡以廉勤。如式夙辦。嘉定令劉君青葵。青浦令李君鴻瑞。皆率作有方。襄事諸僚。昕夕江干。瘁躬拊衆。故能剋期成事。庶幾不興以復三江之經流。而為田漕所永賴。越明年。應伏秋大汎。無壅壅。具區巨浸。無溢浮。兩屆重運。無阻滯。旁邑旱田無涸。撫部始以功堪經久入告。蓋其審也。雖然。善作者善善成。善始者善終。其始也。人疑力役不齊。潮易淤。而功莫就。多方以撓之。非大府排浮議。策羣材。示民以誠。鼓舞盡利。仲冤亦安能藉手以報命哉。今既作而成之矣。其所以謀善後者。得節用萬金。付質庫收息。資歲修。蘇松太道就近發。庶幾慮周而計密者歟。土人謂潮

汐上下。日淤一錢厚。一歲當厚三百六十錢。計文溪之溝。不十年為平陸。則隨時決滯。疏淺載修舊牘。勿種新灘。是在終之以不懈者矣。余故舉其顛末。縷紀於石。以諭後之理是江者。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中河舊引鹽牆清流。經安東莞瀆。至武障項冲。受六塘河而北。匯板浦。為場河。又自板浦。歷卞家浦。過孔望山。出海州東北。為新浦。皆漕運所經。工歸網賈。自孔望山西至州城七八里。舟楫所不通也。城無市廛。米薪缺乏。州以為病。今歲有以開渠請者。余知其為利而恐重勞吾民也。請者繼至。始議董勸。海州凡四十八鎮。各輸貲。余躬為植。而屬衿耆分治方土。綜其財用。稽其功緒。東自新浦口。引場入水。西達城東門。入於連河。計長一千一丈六尺有奇。廣六丈。深者自七八尺至丈五尺。為方三萬三千五百有三。塹巖填谷。肩漕掀淖之力。畚揭輓缶。木薄鐵石之具。與夫算胥巡緝。餽廩犒勞。造橋闢隘。立步。凡用錢七千七百五十一緡。五旬而成。不愆於素。是役也。適當淮河之間。醴導紛紜。場河亦大加疏浚。方慮發徵罕集。歲事無期。而四郊農忙。不呼自赴。釋耒揮西。雲集星奔。不妨麥秋之時。不憂水潦之降。命之曰甲子河。且以名橋者。紀天行。重民力也。夫十日十二支相配。窮六十為一元。而始於開蓬。因數此。

州十年已來潮漸北徙故恬風渡最險惡已成平陸胸山以東郁州以西得沙田數百頃更涉一紀地盡可耕石室諸生蒸蒸向學耕者豐於野學者獻於庭其必自今河成之歲始矣雖然連河塞而青伊河乃東溢矣六塘隄不修而大伊山南皆巨浸矣連通潮易淤當設水門提閘之六塘有南北二河隄逶迤數千百丈溝洫防淫費累鉅萬且鹽鹵遺清流弱中河每借潤於黃水沙停河淺輒泛民田民與商爭蓄洩無歲無之凡此皆守土者之所宜熟籌也豈特茲河哉是為記

署定陶縣知縣賀君墓誌銘

君諱德翰字勺奔長沙寧鄉縣人先世由吉水屯長沙明永樂初徙居寧鄉曾大父發大父清寅皆諸生曾大父考授州同母老不謁選有拾金還人事大父蠲穀百石儲社倉皆載府縣志父嘉謀國子監生母蔡氏君生之前夕父夢達官至堂傳呼接詔生而端偉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己亥恩科以廩生舉於鄉嘉慶辛酉年大挑知縣發山東歷荷澤鄆城利津朝城范縣定陶皆有廉能聲卒殉難定陶年六十有四先是首逆林清伏莽近畿稽邪教嘯聚煽惑以癸酉年九月構逆於直隸山東河南地錯交而兗黨徐安幘朱成貴等分擾曹縣定陶初十日昧旦遽至定陶城外委張廷立率守卒數十人拒之傷斃君知事急取印付僕李庭來齎郡而自衣冠升堂

大聲諭之弗退。且叔獄。君三日前聞陷滑縣。練義勇未成。隊君即率之迎捕。力不敵。遂死之。君死時。罵不絕口。故受禍最烈。賊退。邑士民收其屍。哭奠三日。後觀察熊公。方受驗視。乃殮。顏色如生。中丞同公興以聞。奉旨如例賜卹。予雲騎尉。固替。卹葬銀各百兩。致祭一次。國史立傳。祀長沙府昭忠祠。君性和易。獨於名節所關。則辭氣震厲。居官案無留牘。在朝城。嚴治竊盜。閭里安枕。回民叢毆傷人。人畏其橫。君必按問如律。徵賦請行江南版串法。民便之。在范為糜粥賑貧饑。粥可立箸。乃分食之。權定陶。未一月。即罹難。當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不軌之徒。變起倉卒。甚至逆

天犯。覬毒流三省。然不旋踵而殲。磔靡遺。蓋國家德澤淪肌髓。故雖稂莠孽生。而芟夷蘊崇之。無難也。夫平日培之。瘠之。責在州縣。使為政期月化行。而禦侮有備。必能式遏安堵。無如時變而變劇。然君致命遂志。吏民感歎。庶嘗弗衰。朝廷褒卹。子孫榮蔭。可謂不負所學矣。余與君計偕相友善。每以行誼交最。是年余監試出闈。得君八月中旬書。言抵任檢災甚勤。未及復而邸報君死難矣。為之歔歔流涕。信君之不媿其言也。君子懋懋。以君行狀寄余。請志其墓。余曷敢辭。君配王孺人。同邑進士廣西上林令忻之女。先君卒。子三。懋懋。陰雲騎尉。懋懋。懋懋。皆邑諸生。女四。皆適士族。孫二。容燭。懋生。容煥。懋生。孫女七。皆幼。君殉節之明年三月。懋懋等始自定陶。

扶輿歸里卜吉於某年月日葬其邑之二都九區東茅嶺之陽銘曰

砥行以豫臨難不撓况佩名義當

仁聖朝綰綬執爿咸為毅魄所尤難者官攝時迫君學有原有文有政文惟理明政
惟經正瘕犬旁衛突不及防惟志素定處變如常歸神故土旌寵葬祭臣節國
恩施及苗裔

子順辨性

王雲

趙荀況既為理學。與關士為處。說夫為交。貪士之所令。暴臣之所引。以其耳目設為心腹。宣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子順新自魏至。不見趙王。走謁於荀況曰。夫先生明王道。師禮樂。去擊撻之說。無種之學。以闡於末世。所事可謂至矣。然曰性惡。恐有所壞也。荀況曰。聖人之理。緣以禮義。飾以章華。以明還目。以聰還耳。以混沌還心。明者能視也。聰者能聽也。混沌者視聽所不宰也。視必五色。聽必五聲。色愈豔音愈淫。淫豔豔為紅紫。為靡曼。故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此非耳目之性也。以惡還性而緣飾之。若馬還其走。牛還其觸。而穿絡之也。雖聖人不能去性惡矣。子順曰。何言之過也。夫惡非性之過也。不明其故。天下從此壞矣。夫惡稱聾瞶。善稱聰明。人生而有視聽。視穢臭則掩其眼。聽梟號則塞其耳。惡性之人。不視腐尸而聽羆虎也。今夫孩兒之目。觸污穢則損其明。聞震虢則損其聽。其生最真。其性最明。視聽者亦性之所露也。其不屏淫聲。揮豔色者。則情之所溺。而性所不注也。馬性以走而蹄齒。為氣牛性以任而躑躅。為氣情有溺。氣有戾。皆違性以為用。聖人之緣飾。匪以治性。而以治情也。聖人即情以見性。賢人葆性以馭情。堯舜湯武率性者也。而先生以為惡不亦過乎。荀卿曰。非然也。性之所溺。是謂情。情之所生。是謂性。夫飢而欲飽。寒而

欲燠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將有讓也。勞而不敢先息者。將有所代也。讓代則善。不讓代則惡。而讓代非性也。赤子得環。取之則號。攜持泰焉。不分於人。此之謂童心。故陶人埏埴。工人埏劉。皆非土木之性也。型範生於不圓。準繩生於不直。是性惡之明驗耳。子順曰。夫方者不圓。曲者不直。其形也。非性也。讓代非性。而所以必欲讓代者。則性之善也。性之所動。若或教之。此之謂也。故陶人不陶木也。匠人不匠土也。型範不施。準繩不引。而圓直之性自在。故脩者為梁。屈者為斗。薄者為榱。皆無惡焉。惡之生不於蟻蠹。則於風雨也。蛸蛸動植。皆有善性。人少而孺慕長。而敬兄。視高而仰。見人之色笑而趨。皆善也。未見其為惡也。荀子曰。夫聖人所謂聖者。處華堂而思茅屋。厭膏粱而思藜藿也。人人必爭所安。而奪所怡。則其善惡必與聖人相反也。男女雜坐而呼為淫。夫妻共榻則得其正。淫人之性。而正非其本始也。故分別禮義者。後世之假名也。以名為性。猶以行為身也。怒而角鬬。喜而相狎。物柔而折其腰。山夷而凌其巔。皆不學而能不慮而得者也。學而能慮而得。其於禮義非性也。子順曰。夫處茅屋上漏下濕。則苦其身。食藜藿則距於口。惡事苦心。惡言距口。人必修其禮義。而導其廉恥者。所以為安也。此人之性也。雖有至愚之人。不忍置己於不肖。故言堯舜則躍然喜。言盜跖則號然怒。夫人見溺而呼。見殺越而罵之。

者何也。真性之所動也。物柔而夷。山陵而折。無情之故耳。情動於性。雖死馬必問其故。毀卵必詢其因。即知其心之仁也。走險之夫。惕然而恐。平陸安步馬。豈云惡哉。荀卿曰。此孟軻之言也。以為卒然之頃。可以見性乎。夫性之於人。若鳥之於空。獸之於壙。而魚之於水也。鳥之入水。獸之馮河。魚之登陸。百則得一焉。平常之於倉卒。亦得一於百耳。今人閒暇則思驕樂。久處則思佚淫。至於流離顛沛。則亡其所以閒暇久處性之本質也。如水性安流。遇風則激。辨其波。非性之故然也。而孟軻曰。乍見入井。皆有仁心。豈其平居之故哉。子順曰。夫俗累之溺人也。百轉而不回也。黽練之素本至純。其染而被之也。或元或黃或青或赤。是染常多而素愈轉也。一旦染滌而色落。則本體可見。人生而不染於習。則惟見其親。惟見其長。不知利而趨。不知害而避。是濇古之民之性也。濇古之民。率性而安其性。有情而順其情。食無濃薄。衣無臠采。處無龐礪。若螽斯羣處千百而不爭。惟莫之染也。今之赤子。燥髮則建白刃。五歲而戲矛鎗。少游於市。則見搏鬪。噓其長亦然。則習之所使也。荀卿曰。挾哉吾子之言也。夫天皇始生。而濇洞亂世。魍魎亂於神農。蚩尤亂於黃帝。堯不亂。則不乘。顓頊不亂。則不因。人性不盡亂。亂亦人之性也。故神農無白刃。而有椎竿。黃帝無矛鎗。而造白刃。因人而代其所治也。又有目則視四隅。而窮其色。有耳則聽五聲。而窮其音。有

四肢則窮其造作。踏蹂快便。逸縱搏擊。趨避淫舞。皆秉於天也。故順性情則兄弟相
敵矣。夫婦無匹矣。父不及母矣。道無朋友矣。畔讓畔。行讓路。不起於家庭也。亂倡而治
應之。亂絕而治續之。亂先而治後之。亂者自亂也。治者所以治之也。治性以善而非
其性也。拘坐赤子。不及乎門。及其長也。不辨牛馬。不分菽麥。不識夫婦。既稍有識。則
呼牛為馬。呼菽為麥。姊妹亂於兄弟。性不虧矣。而可為善乎。子順曰。噫。夫物始小而
終大。泉始清而終濁。人生而搏鬪乎。生而辭詈乎。生而淫侈乎。其始少也。非母之懷
不安。非父之食不甘。教則易聽。嚙則易威。呼吸言語而可以下。其長而習禮見義而
遷。是踐形之性也。木之勾萌。生意不盈。拘長而尋丈。長而千霄。枝葉萬億。皆有本性。
故禮義節目。皆體之數。在少則少。在長則長。橐而擴之。其大不增。其廣不濫。及於見
利而爭。見勢而就。傾軋百出。皆生於所見。不生於所性。性居於清虛之宇。耳目手足。可
謂性之器。不可謂性也。至愚之人。不損其性。人之惡惡於後起。不惡於混沌也。荀卿
曰。然則人之性亦愚矣。今夫空谷之民。不辨詩書。不喻禮義。不分嫁娶。或坐之通都
文几之上。則急欲去之。去惡而就善也。然移通都文几之衆入空谷。則亦如是而已。
矣。故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法正之治。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則強者害弱而
奪之。衆者暴寡而誅之。天下之悖亂相亡。不待頃矣。故曰。性惡也。必使離其視聽持

行而求性人亦無性矣。子順曰：此以生為性之說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皆以治生也。非性也。性有發動而無造作，有安真而無戀處，有流行而無馳逐，居至尊守至富，若惻隱若羞惡若辭讓，若是非皆發於至尊而動於至富，治性而非以治生也。治性無情，治生有意，無情之情，故堯舜不以睿哲異常人，神禹不以聰明異不肖。今使道路之人各明其性，則皆聖賢也。莫唱之亂，則莫敢亂；莫導之淫，則莫敢淫；莫奪之衣食，困辱其筋骨，則莫敢為盜賊；盜賊之生，生於窮苦也。今之荷戈而戰死若邱陵者，豈其得已哉？荀卿曰：此亦不明於數矣。夫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能變本。大且遷盜賊，教誨頤蒙，也使人皆善，率性而足，則天不生堯舜禹湯周旦尼父也。天生堯舜禹湯周旦尼父，所以異之耳。然此數聖者，猶不敢謂性善而求其師，故堯師壽州，舜師務成，伯昏湯武師伊，周旦師父尼，父師孺子。今曰人性皆善，則曷貴有堯禹君子也哉？子順曰：夫堯禹君子有異於人，非有異於性也。陶冶而成器，為簠為杯，為瓶器不同，而無異土；雕琢而成形，為鳥獸為梁斗為耳，目口鼻手足形不一，而無異材。此先生之所明也。先生曰：塗之人可以為堯禹，使性皆惡而非善，則皆桀紂盜跖之習也。或語之仁義，則摧其肋，折其骨，剖其肝而食之。今責惡性以為堯禹，亦不聽之道矣。是何言之相盪也？荀子曰：夫仁義者偽也，人皆

好偽聖以偽而涉惡故為善偽也善偽者可參於天地故以政教偽風雨而賞罰偽雷電號令偽日星肅殺偽霜露君臣偽天澤偽者人為也人之所為亦莫不便故使塗之人仗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懸矣則通於神明幾於聖賢矣然非其質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慾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其不美又何問焉昔孟軻倡性善之說而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又何其言之相蓋乎子順不當而出曰嗟乎天下將亂其言妖哇去善從惡訓其殘賊六國不數年其卒為秦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者其荀卿之自道也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句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私語曰王之形不常長頸而烏喙難既賊矣不可與湛也吾將行矣扁舟已具且適他國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要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舩為書致大夫種曰天患社稷以復其疆闔閭就命惟昭赫之故山川墳澤實濟厥靈二三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功於此不敢以享子固善謀必賢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畀於子曰微子不造吾國亦微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

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蓋言慎也。以德事人者。襲茵而履之。以佞事人者。脂膏而飫之。以業事人者。處境臬而闕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綌。冬衣重裘。所以為儀也。彼貉以暑亦無嫌矣。追險逐巖。降陸而食。不滿一孟。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舅犯還璧曰。臣負羈紲。從巡於天下。臣之辜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既伯。實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蠢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無不利。其自冥於陟曰。人實擗我。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體。將貽君以不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幾成。余其逮乎。子思所自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子。文種見書曰。智哉范子。其奈王之無臣也。王且圖霸。不棄左右。詩曰。八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蠡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擬荅大夫說樂毅書

昌國君圍昌。經年不下。昌大夫乃遣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孽。智不明幾算。僅可料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捐必有所償。

勢之所去則倣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權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凌厲而從之親者。非力之不足於齊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以弭貪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甲。則筋角旃裘狗馬充庭矣。狐涎數載不敢牧吾郵者。其心固無一旦而忘燕齊也。韓魏猶強則齊得其蔽。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皋。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以不得攻燕者。必歷韓經魏。涉清河。垂兩海。閱數千里。彌月一闕也。又不然亦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為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讎於齊也。謂燕即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十二。必縻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而撼金城耳。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聞瓦解。淪胥以之。士傷於心。鬼哭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憬然而悔禍者。又況取萬乘之國。約四鄰之兵。而擅於己利。不分於人。強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中行。圍晉陽。吞并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

也。敗趙氏於長子。克燕君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為天下笑者。何也。是即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為功。先天下地。廣列國。然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叢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據。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三敵。韓折二敵。魏五分四裂之。尚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卷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為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遄亡耳。誘之以東帝。餌之以驕宋。驅之以強燕。齊遄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賈禍而求於取償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獨不聞之乎。尾大之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足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肯勢而圖功。仁者不肯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下七十餘城。禮賢得暴。近世所未有也。然畫邑之令曰。不下吾且屠邑。既又度劉我人民。戮我即墨之宰。雖非君之意。是輦數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為君之計。莫若審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敵也。齊人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敵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為天下之招矣。必析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為捍圉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織不絕。

於道亂而討之失而復之怨已報矣毒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顧心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傷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間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聞齊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基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不以善息少馬一發不中百中皆廢有後至者見公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子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釁久疑生盛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倍城借一雖小呂即墨不過二萬人各一可當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信然君命之矣不可反也不數日而齊之封王毅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書夷齊傳後

周統未造商命未殄隱德避迹其先蓋有泰伯虞仲伯既去李歷乃立歷生昌是西伯西伯之時又有伯夷叔齊讓孤竹而逃者西伯受弓矢化洽六州夷齊亦自北

海來。蓋與西伯俱故臣也。不數十載。西伯卒。子發立。是謂武王。武王載木主東伐。紂夷齊叩馬諫。不聽。商滅。乃恥之。餓於首陽而卒。其時泰伯、虞仲已絕迹矣。而孤竹猶存。太史錄其歌云：「登彼西山矣，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夏，忽然沒兮。吾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韓非子曰：「夷齊觀德於周，見埋牲於竝首之下，遂不食而卒。蓋不可據，而其意乃白矣。嗟乎！賢王高士，兩遇其窮，若夷齊者，斯真窮哉。」余讀商周書，乃益怪焉。當周室弁髦之際，其諸侯皆詭譎狼戾，漸滅仁信，請隧問鼎者，幾及乎擬之也。然僅出一言，各捫心而退。夫三川之地，非龐於充冀也。周召之聖，非貪於晉楚也。箕微之辭命，非紂於王孫滿之徒也。竟以一罪不贖，眾叛親離，遂成奉天請命之主。今當時故家遺老，不忘前世之德，則以王見於師曰：「予一人其責有愆心，以不斬七聖之祀，敢勤諸君子其重懲之也。」西伯念哉，則夷齊必不死。又不然，若我阿衡之於先太甲也，置之別室而撫定焉，以解三州之毒，徐動其悔，則夷齊必不死。又不然，毋使懸首太白，而祚武庚於土，則夷齊亦未必死。凡此數者，勢皆不可。故彼此俱窮，然夷齊之志亦遂矣。使夷齊者，前襲孤竹之封，則孟津之會，其不獨以舌止焉已也。救之不濟，樂之不濟，孤竹乃斬矣。夷齊者，其以一人之憤，而斬百年之祀哉？嗟乎！夷齊之志亦遂矣。其後商容式微，比干封墓，箕子茅土，卒不聞有過。

首陽而慚惡者而孤竹氏亦自竄於赤翟白狄之間以僅存其裔荆蠻地下之靈以為何如耶。余致孤竹之亡在齊威公之世威公蓋呂望之後云。

縱勢

合縱以謀秦天下豪傑之士皆知其利不知其害也。皆計其成不計其敗也。皆圖害於敗而不圖成之害也。縱何以敗。連難共機。胡越共第。則縱敗。縱何以成。踐盟洹水。驅六國之將而莫之先後。則縱成。縱成矣。而胡以敗。聞也。此不大其勢者也。天下之勢。散函處崤。山東處濕。散函處城。山東處野。處崤易為闕。處濕易為洹。處野易為壓也。今使六國之師。蔽邯鄲塞則原。然其顏行駢附。可踰崤濕者。數百人耳。踰崤濕之顏行駢附。可抵函谷者。又數百人耳。六國之師。以百萬投之而無用。秦以一縣之卒。守之而有餘。為秦者亦堅閉其關。自營其壘。耕其土。練其百姓。以老天下之師。師老志攜。腹枵馬罷。韓倦於重宿。魏倦於重郵。異志之徒。稍稍引去。然後縱其後而摘其殿。六國必糾合再計。還數百里而效其弩末。秦復閉關堅壁。不交一矢。數日之間。六國必疲。而韓魏已斃於蹢躅之下矣。秦顧不出此悍然一出而走其師。則秦之重於示威而輕於取算也。甚哉縱之不可以成也。織縱而橫比之。耕縱而橫戾之。橫縱而縱起之。天下何物能久縱哉。堅縱之術。必使楚趙燕齊之兵重戍於韓魏。

不食其糗糧擾其人民墾土任力不分其功得寸則韓魏之寸也得尺則韓魏之尺也緩急則四國之緩急也然後可折其角而犄其足相持於一二十年之內然此亦滋亂之道矣夫后稷之靈能黍稻同汗黷麥一甲乎后羿之巧能千鑿俱發而中飛雁乎非子之牧能獐鹿同羣而射貓一围乎物久則爭爭則鬪鬪則必有食之者一二十年猶不可待也張儀曰夫諸侯約從為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財殺相夷賊者而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亦知兄弟之攘臂必在父母蓋棺之後也父母在堂兄弟敦睦和氣淪蒸行者指其間過者式其門主伯亞旅皆負干城之色今為六國者亦以諸侯為兄弟人主為父母奉文武之典修小白重耳之規各以卿帥屯兵於鄭原名為守鼎而實斷秦之東道徐為觀釁而舉也茅可貴侵疆可復也又不然盟於周室誓必死之衆決必報之仇當勢定謀批亢搥虛叩而皆應莫之羞也韓魏楚趙自為手足而以燕齊為錙銖則內顧既消而外力可並矣吳之伐楚也更為三軍以疲其師未有六國而不弊一秦者也今魏觀兵於宜陽出蒲津軍華下則秦師必怒怒必出出則逐北而太行之卒截於少曲恆雅之卒截於渭橋是魏為嘗而韓趙為吸也今韓觀兵於軹道出上黨軍蒲津則秦師必怒怒則出出則逐北而舞陽之卒截於華縣南陽之卒截於宛東是韓為嘗而楚魏為吸也

令楚以倉擻之際五堵之甲乘間六日而至漢中全郢之甲入江連汶乘江而七日會巴人蜀巴蜀新附之餘勢固易震而三國之寇已在郭外是拒虎於庭而進狼於巷也燕齊則更易料矣秦亦難支吾矣其者不環人而脫人之環不夾人而破人之夾終日奕而不得一地善用兵者多先人之氣多破人之勢弱而用強短而用長出於所不意攻於所不備師少用奇師衆用志爲獲之勁也蜥蜴入其手蜂蟻入其睫經引繫其足則庸人勝之勝固不在大也用兵之道先訟其心志次亂其耳目次亂其手足三者之用一固難爲奇錯則易爲出也當其時有田忌廉頗帶佗倪良王廖樂毅田單之屬皆號善兵竟逡巡退縮忍割其土彼馬服君之與孟嘗君公子無忌者不更數國之子弟而用以勝竟何說耶惜哉六國之亡也然六國不亡蒼生何罪而尋百年之師哉六國之亡亦理勢轉合之會也

蘭相如論

蘭子完璧古今疑之此亦渺識之士矣夫蘭子用雄乎胡屈於信平也蘭子用雌乎胡伸於渥池也蘭子用固乎胡屈伸之妙於用也用固之徒雄必破其寇雌必破其卵而蘭子胡全也蘭子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璧入而城不出屈在秦蘭子信秦乎信不在秦也信曲直乎秦固無曲直也蘭子亦有所信矣當時趙魏方睦

秦必首爭於韓趙魏者韓之倚蓋也叩腓而考其骨躡武而竦其鬚三晉之情形也秦之貳趙魏而可一於韓孺子之所未喻也夫趙方數千里北盡雙胡樓煩之地弓矢騎甲良馬勁士什七於秦秦即有事而越山逾河絕韓上黨走戰千里之內地險而與不多勢絕而援莫至又不然則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抵邯鄲而亡韓魏之覆其後是榆次黎臺之事尋於今日十五城其不足以償之也秦固不敢難趙也非不敢難趙也國韓魏之利而維其害也為秦之計莫若破天下之縱而為近攻之術一旦悍馬為一壁之故戮人謀臣陵人社稷天下諸侯灼其淋瀝其無極車轍亦不西向矣然後楚趙復合燕齊繼發廉頗李牧之徒以方鼓之氣有名之師驅六國而封其關關與之捷亦不在秦矣況乎韓蒙未生兵力未疲南陽未割野王未拔上黨未克夷陵郢聚未燒王未老主未少將相俱有所料也秦之不先以趙為事明矣語曰頃刻乘風頃刻揚帆戰國之時所謂錚錚之傑者皆抵掖而關捷按喉而吐氣非盡無見而然也今當時壁入而城不出蘭子緩頰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若弗予城而給趙壁以一壁故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則秦王亦曰子行矣夫結綵懸黎隋珠崑玉皆非秦產也而充於藏昔楚文

王與先公為婚媾之親。既許秦矣。而張賈於晉大夫。趙氏無以為也。其秘之為我內帑也。而盡受城乎。自某至某若干。商於之事。蘭子顧不聞之耶。曹沫之匕首。田文之狐裘。兩無所投之矣。計此時亦解於無何之秦。而示天下以弱哉。夫賁豺虎為騶虞。狙獠為曾史。雖黃帝無辭也。惟夫戈矛未喪。藩籬尚周。始得啗啗而距其一。二且又奈何。不料其勢而嚶嚶焉。赤子之信為也。信不可施於秦。不可責於秦。不可復於秦。蘭子已料之矣。十萬眾壓邯鄲。責信以璧。蘭子亦已料之矣。夫蘭子者。而用罔乎哉。蘭子者。有所信者也。

吳起論

天下之大勢。非縱則橫。今謂縱可滅秦乎。一虎之牙。十麋之角。攫其負隅而乘之。鼓以作氣。未有不虞其駭也。謂橫可存六國乎。將死之人。於鬼中三日。墮髮十日。落齒。內痼之日。損扁鵲。不知其所矣。故言橫焉。鬼與為徒者也。言縱焉。獸與為徒者也。不言縱。不言橫。而冥無術焉。聳聳之為徒者也。天下之勢。一而術有三。得上者王。得次者伯。得下者完。其月堅其骨而已。吳起商鞅。韓非三人者。得下者也。韓非之說不售。而吳起商鞅以售。故死。惜乎吳起之不盡售也。吳起曰。國無兵則弱。士不戰則不奮。故重賞信罰。約已付下。與編伍同苦樂。士無不效死者。效死之士。十夫當百。百夫

當千。秦之所以雄，有死士而無生將也。語曰：魏之武士，不當秦之勁卒。秦卒誠勁，五城何為而拔哉？天下惟柔能剛，惟弱能強。柔莫尚乎弱，莫尚勝。當起虎蹲虎伏之時，卧不設席，行不騎乘。一旦蹂躪秦師，後之敢往，其精神腸胃有所用之也。精神腸胃之用，一則專，撓則雜。使吳起為將而賊獲分其師，亦煦煦焉士卒同衣食，未見其不成禽也。況乎以六國之師，湊肢續體，其意念渙乎不相習。又率乍起乍伏，若鼠首之於穴而距虛之於庭哉？甚矣其不講於術也。起既奔楚，其術益壯，毅然受公族之怨，明法審令，厚貲強兵，以破游說縱橫之口。於是南平百粵，北卻三晉，以西伐秦，是天下有吳起，強秦之患也。吳起死而秦安枕矣。天下多吳起，秦亦何能為也？商鞅者，吳起之孽影也。其精神腸胃之用，猶出吳起下，而成流血刻骨之功名。令起不敢望者，起亦過於過耳。雖然，起不啻於過，則天下入於楚，入楚之與入秦，不相贖也。世之人不徒於鬼獸，則徒於蜚螫。誰與語王霸者？然使其時得吳起以持之，又烏覩不可生死而肉骨之也。

樂毅論

昌國君之滅齊也，下齊七十餘城，僅不克莒。即墨然，則田單善守乎？爵賞不行，糜軍觀望乎？氣已急而怨方堅乎？解圍施令，因壘而降之意乎？此皆深求其故者也。夫順

風而呼。一息數里。然有峻嶺回谷。則音不達。莒城即墨者。齊之嶺谷也。當濟西乘勝之時。穀能以孤師遂撼萬乘之衆乎。以強秦三晉之聲。喪全齊之魄也。強秦三晉摩其外。而燕以方鼓之氣。蹶之無不碎者。且齊所持。直有楚援耳。淖齒肆毒。若死國分。全齊之民。不皆盡邑也。無百年不解之患。緩急俱亡之氣。則亦瓦解而去耳。穀者誠仁之。不以強秦食與國明矣。強秦三晉之師已去。齊固料燕之易為也。所惜者區區數十百里之地。不滿萬夫。動之覆亡。不如堅守孤城。以俟諸侯之至。二三年而燕不益師。穀殫其力。新君疑於內。士卒憤於外。昭王且老矣。雖十穀無如一單何也。穀之不下二邑。非仁義之過也。前後之機殊。而攻守之勢異也。審機者不移時。而留釁。審勢者不久頓。而墮名。圖莒即墨。當在七十二城之先。存莒即墨。即在七十二城之後也。淖齒已戮。齊人有君。不以此時存二邑。撫其餘黎。鎮其社稷。割數百里之城。以託之附庸。而汲汲焉守不利之師。攻不服之城。喪前戚。生內貳。亦未為智也。謀王之說。安知非單之所為哉。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五

趙良濟字肅微號肖巖安徽涇縣人乾隆乙卯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肖巖文鈔

世論

王猛論

書老泉漢高祖論後

書李鴻風傳後

畢憲曾字李翰號靜山江蘇鎮洋人乾隆乙卯舉人

漁古堂詩集序

江甯府學訓導陸君墓誌銘

張雲錦字龍威號鐵珊浙江平湖人監生有蘭玉堂集

文林郎知東流縣事南沔陸君墓表

謝金鑒字通谷福建侯官人乾隆乙卯舉人官教諭

蛤仔難紀略

蛤仔難原始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五

目錄

一

乙集

戴殿泗

號東隱 浙江嘉慶兩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有風布堂集

汲黯社稷臣論

十一

金華理學萃編序

十二

宋文憲全集序

十二

游五洑詩序

十三

明經吳君傳

十四

陳

鶴

號借亭 江蘇元和人嘉慶丙辰進士官工部主事有文集

法先王論

十六

正人心論

十七

貞女辨

十七

辨惑

十八

書明史徐貞明傳後

十九

王晉亭先生遺集序

二十

福建光澤縣知縣王君別傳

二十一

雲南永昌府知府周先生墓表

二十一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五

世論

昔子張問十世意在知來。而夫子祇據往以推之。豈不知繼周之為秦哉。序書而終於穆公悔過之誓。苟若知有秦者。然自二帝三王以來。易姓受命。非一世矣。莫不守其道而不變。損益其法以咸宜。兢兢焉惟恐失墜。誠以生人者世。維世者人。凡為讀書有志之士。尚欲自修其身。有以主持乎世。況上而為君者乎。雖在夫子前知之誠。曾不意繼周者之為秦也。自繼周有秦。後之論世者。遂由此以別為古今。判其優劣。其論允矣。而吾之意則欲由秦而上。斷自春秋戰國。以為世之古今焉。試就其治亂之迹觀之。古之世非有治而無亂也。唐虞以前。吾不可得而知。夏四百年而有桀。殷六百年而有紂。周三百年而有幽厲。其荒淫暴虐。何遠異于隋之楊廣。齊之寶卷。陳之叔寶。北齊之高洋。而穢德彰聞。遂至身弑國亡。為天下笑。後之世亦非有亂而無治也。如漢有文帝。唐有太宗。宋有仁宗。天下承平。百姓安樂壽考。何多讓于夏少康之中興。殷高宗之嘉靖。周成康之刑措四十年。而盛德配天。遂以保世滋大。後人稱頌不衰。然則古亦今也。今猶古也。而世必云古今人不相及者。何也。吾仍述其治亂觀之。桀能亡夏。而禹之興則不亡。故湯起而能繼其服。紂能亡殷。而湯之寬仁不亡。

故武起而能反其政。幽厲能亡周。而文武之耿光大烈不亡。故仲尼生而能表章其成憲。按輯之以為詩書。筆削之以成春秋。明其制度文章。以示萬世有天下者。知所取則。至於漢唐。雖去古未遠。而經春秋戰國以至於秦。變亂舊章。焚棄經籍。坑殺儒生。使後之人冥冥焉無所尋逐其間。雖有賢君如漢孝文。唐太宗。宋仁宗者。奮然有志於上理。不過憑其聰明材力之用。得之殘編斷簡之餘。聊以救一時之衰弊耳。而欲追先王之制作。探孔孟之心源。萬不可得矣。故古者有亡國而道常存。後世則有治君而法已盡。豈非天之戾氣。特鍾於秦。以限今古。而人力所無可如何者乎。自秦人制郡縣。而漢高割地分王。反者接踵。故唐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以為不若守令。自秦人開阡陌。其後北魏均田。唐制租庸調法。卒未有議復井田者。自秦人困農民以養士卒。周制府兵。歷隋及唐而終廢之。事變因仍。日趨簡便。自非堯舜復生。而欲矯秦之弊以歸於古。其勢不能。而世之好為議論者。以為古今同此世。即同此人。而必以秦劃分其界。特宋儒之偏言。然此豈惟宋儒言之。賈誼固嘗過秦矣。董仲舒不嘗謂漢承秦後如朽木葉牆乎。梅子真不嘗謂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使王道不通乎。夫殷因夏。周因殷。三綱五常之理。百世可知者。雖秦人未嘗無之。要其感之以德教。而民習於為善。導之以刑虐。而民習於為惡者。古與秦不可

強同也。不然。皆王仲淹嘗以今擬古矣。而說者謂通之師弟。互相標榜。比擬孔顏。惜
竊固不足道。即如漢高光武。可以追蹤禹湯文武乎。建安之詩。可以附國風雅頌之
篇乎。兩漢之詔。可以比虞夏四代之書乎。此即問之好為議論者。必不能倒置是非。
而作違心之說。則即宋儒之言。參之以賈董梅尉。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者。必不沒
也。顧前人之論世。以秦為界。而吾獨以春秋戰國為界者。以秦為界。不過曰不如古
耳。以春秋戰國為界。則不絕人以挽今復古之思焉。何也。春秋亂賊之禍。勢必入於
戰國。而孔子得以救之。戰國橫議之禍。勢必流為暴秦。而孟子得以攻之。雖不得秦
權布治。易俗移風。而猶以空言存帝王之道法。孔孟既沒。而汲及脩補。使道法幽而
復明者。誰乎。歷千五百年。始有程朱以接鄒魯之真傳。其維世之功。固有大於漢之
董子唐之韓子者。論者概以宋儒目之。而肆詆焉。獨何心歟。

王猛論

朱子本春秋作細目。於夷夏之辨尤嚴。而王猛之死也。書卒書官。不惟無以貶之。且
有以褒之。論者遂謂猛雖身立秦庭。而心存晉室。觀其臨終告堅之言。君子哀其志
矣。顧晉自劉淵竊號。下及苻秦。中原之地。不入版圖者。將六十年。則猛固秦人也。生
於秦。仕於秦。可也不仕秦而早仕晉。亦可也。若既仕於秦矣。而復悵悵於晉。是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即謂猛始憤桓溫之逆。不樂立其朝。終感苻堅之知。不忍棄其國。窺其意。未嘗忘晉。然猛之被褐謁溫也。溫曰。江東無卿。比欲與俱還。不可謂不知猛。昔者謝安嘗應溫聘矣。王恂謝元亦為溫掾。後皆位至將相。功名昭於史策。安在猛之不可藉以有為耶。不然。而隱居華陰。終身不仕。亦足為君子之不幸。而陷於夷者。法顧乃應苻堅之召。則如先主之遇孔明。感李威之知。則如鮑叔之於管仲。君臣相契。千載一時。猛方為之立學校。舉賢才。以禮其民。課農桑。充府庫。以足其財。誅貴戚。糾權勢。以峻其法。降代滅燕。以拓其疆。秦之強晉之患也。安見其不忘晉哉。然則猛之告堅。以為臣死之後。願勿圖晉者。何也。曰。懼垂葢之竊發也。方垂之奔秦。猛曰。垂父子如龍虎。借以風雲。不可復制。宜早除之。及秦滅燕。而垂之愠怒。見於辭色。彼其心未嘗一日忘戴天之仇。而不圖恢復之舉也。所懼者惟猛耳。猛死而堅苟絕意南征。與天下休息。則垂葢猶不敢反。即反而國家承富強之後。上下和睦。軍政脩明。力亦足以制之。惟其志腹心之疾。而希混一之圖。師勞於外。力竭於內。而後二人得以乘其隙。厥後伐晉之舉。雖婦人孺子。皆知其不可。而垂葢獨勸成之。蓋幸其敗也久矣。此皆猛之智所慮及者。故欲擇晉以為外懼。而後能專力於垂葢。以除內憂。猛之為秦計愈深矣。然則其言正朔相承何也。曰。欲以懼堅也。意謂劉曜石勒之徒。皆據強

威之勢不再傳而為敵所滅。非正統故也。晉雖微弱僻處江南。天之所興。夷不能廢。蓋以見兵力之不可恃。而大命之難倖邀也。王其庶幾聽我矣。使謂猛有存晉之心。則猛在之日。秦之寇晉者。屢矣。何未聞進一言以諫止之也。嗚呼。綱目之作。勸忠也。猛雖仕秦。而鞠躬盡瘁。奉公無私。即其臨沒。未嘗一言及於家事。故書官書卒。若曰秦之諸臣。惟猛為不愧乎丞相云爾。讀者不察。以為凡仕夷者皆書死。惟能向華則書卒。彼崔宏固仕元魏者。何書法之竟無異於猛也哉。

書老泉漢高祖論後

吾誠不意老蘇之自辛學道。祖成而其識見卑陋。乃至於此。彼謂高帝用呂氏護弱子。用平勃制悍后。以為智過良平。而吾以為帝之不智實甚。使帝果能智。則必畧知故事。曾見三代之時。有以女主臨朝亂政者乎。彼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戰國亂世所為。亦何足法。況其時蕭曹俱在。又有忠耿如王陵者。俱足任天下大事。使帝於臨崩時。召諸臣受顧命。如周成之立康王。而以惠屬之三人。且著令曰。母后不得干預外事。則呂氏雖有篡竊之心。必不敢發。即發而廷臣執遺命以爭之。亦何致大肆其淫毒。卒以人彘之慘。使惠帝見而悲。悲而病。而遂日飲淫樂。以至於卒也。是帝所以屬孝惠者。適以殺孝惠。后殺之。且不啻帝自殺也。今有人愛其子。則為之養生者。無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五

三

國朝文匯社印

不備慮患者無不周。乃或憫其饑饉。而以烏菑飼之。遂殺其子。可謂智乎。帝亦猶是焉已矣。且帝所以私語呂后者。不過欲使陳平為相。周勃為太尉耳。而孝惠既崩。之後請拜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者。實由陳平。諸呂擅權。羣臣莫抗。太尉不得主兵。皆平之失計也。幸而灌嬰留屯滎陽。齊楚連和待變。諸呂懷疑。不敢輕動。故使酈寄之說得行。而勃入北軍兵。猶心畏呂產。未敢訟言誅之。而遣朱虛侯入宮衛帝。及朱虛殺產還報。乃悉捕斬諸呂。則安劉氏者。朱虛侯之功也。於平勃何與。此由帝無知人之明。嫌王陵之驚。而用平勃。烏知其阿意背約。一任太后之所為哉。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鉤弋。而謂其左右曰。女主獨居驕蹇淫縱。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是武帝有所鑒於前。而高帝未能料其後。亦中主所常然。獨惜其先不立母后稱制之禁。尚不及魏之曹丕。而呂氏幾移漢祚。遂遠啓乎唐之武曌也。嗟乎。以帝之馬上得天下。不喜儒冠。不好學問。其智不能及此。固無足怪。乃以老蘇之博學能文。而猶噴噴焉稱帝為智。蓋從古文人之謬為議論。聽其言則可喜。而用其術遂以亂天下者。多斯類矣。是不可以不察。

書李淳風傳後

太宗惡民間秘記。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之言。密問李淳風對曰。臣據象推算。其人

已在宮中。自今不過四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治盡。其言武氏之禍。瞭如指掌。世遂以淳風之占候為神。而吾以為淳風所言者數也。數之所成。惟理可以已之。惜乎太宗之不善教其子也。既敗成乾矣。而於治自謂遇物誨之。當飯則誨。乘馬則誨。乘舟則誨。息木下則誨。而未嘗一言及於彝倫。古之聖王。所以諭教太子者。必首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長幼之名分。皆確示以理之所不渝。以隱動其心之所不忍。彼習聞其說而決於中。將日敦其孝弟不悖之行。以預遠於禽獸無別之遠。豈肯如匈奴之妻其庶母哉。治苟如是。則當其侍膳宮闈。必不見武氏而悅。行香佛寺。必不見武氏而泣。武氏雖有權術。能盡君心。易國祚。殺人子孫。而無由蓄髮入宮。亦終其身一戚業寺之老尼耳。曾何能為。而淳風之數將不驗。願乃迷於豔色。滅其大倫。以經事先帝之人。而飾為漢賜政君之說。由是進昭儀。立皇后。殺忠諫之臣。而開宵小逢迎之路。遂使武氏得大肆其淫毒。而無所忌。治不足責。獨怪太宗方欲比德唐虞。而負展贏之累。壞法數倫。自躬先之。又烏能使效尤者之不甚。而為鵠奔乎。跡其父子所為。若惟恐淳風之言不驗者。乃日肆其力以促入於數中。而莫之能逃也。要之數之得驗。由於理之不明。使雖奴稍有不死之心。則淳風必無先見之舉。蓋任數者不過占事於有象。而從理者乃能彌亂於無形。故子產有救亡之道。不從裨竈。而新鄭

亦不復知。穆姜無隨出之德。雖獲吉筮。而東宮卒以幽薨。天道之必準乎人事也。古今皆然。使不惟理是循。求所以寡過遠罪者。而徒聽諸數。以為吉凶。豈足以為學哉。是故君子修身以俟命。

源古堂詩集序

畢憲曾

人之窮達外也。性情內也。不為境所累。不為物所遷。是為真性情。性情真而真詩出焉。吾於孫君鶴隄見之矣。今世之號為能詩者。其弊有三。暮嗜朝敏。窮愁歎歎。五獄方寸。萬憤山積。衣布素而羨錦繡。厭藜藿而慕粱肉。伎求一起。倒行逆施。蔑視科第。傲睨軒冕。三愁四怨。鬱於中而阻於外。作者自苦。讀者不快。是曰詩囚。至於干謁諸侯。結納要路。以文章為羔雁。以才藻為釣餌。以獵祭炫博聞。以擬符侈宏富。半面知己。聞聲感恩。韻必累百。集必等身。揭卷視之。所投贈者。非當代龍門。即吳會名下。甚至習成標榜。釐起門戶。是曰詩黨。又有銜世駭俗之徒。以為詩人。縱不能行萬里路。亦當讀萬卷書。於是剽取史鑑中事。裝飾門面。千載之後。燭照往古。局外之人。妄議局內。連篇累牘。限歲匝月。傾囊倒篋。排比片時。不恥點鬼之名。遂貽彈詞之誚。又其甚者。漆室之歎。杞國之憂。自謂每飯不忘君。先憂關天下。豈知遭盛朝寬綏之時。陷位卑言高之罪。是曰詩妖。大抵心為境累。三弊遂生。安得有真性情。真詩乎哉。鶴隄為州名諸生。懷貞抱素。不圖進取。藉硯田筆耕為活計。怡然自得。今讀其述懷有舉魚之痛。夷甫之悲焉。讀其賣荒行。有桑梓之憂焉。讀其補苗詩。有責躬之義焉。其他嘲風弄月。流連光景。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知窮達不足以役其心也。鶴隄少

余二歲所作詩一字一句必見之偶為指瑕應時改定其虛懷若谷以視坐井觀天夜郎自大者其相去為何如非誦君之詩無以發我之狂言

江甯府學訓導陸君墓誌銘

視亭陸君以嘉慶戊寅卒於江甯訓導任其後五年今

天子紀元之二載歲次壬午其孤子鼎亨領鄉薦撤公車之費為下土之資卜葬有日矣畧述事實乞余銘幽之文余與視亭為文字交自少至壯相見則惟商學問疑義相析與劉岐所謂勢利交者不侔也銘其何忍辭君諱元吉視亭其字也少穎悟九歲能屬文比長從里中醒齋王先生遊先生故光祿沈公所賞識者余兄弟亦受業焉君年十九補博士弟子旋食餼蜚聲藝序間每試藝出則傳鈔紙貴戊午登賢書經義甚夥惜不收拾有怨怒付梓者笑而不忿性至孝父古愚公遠疾數年侍奉不避穢污家故貧時稱貸以供甘旨親事鑒其誠無弗應者卒亦無負養事父母殁忌日愀然不樂每歲時祭享僭孺人手自烹飪必豐必潔迨生妣徐太孺人歿祭時拜跪處近淚無乾土也嘗於州守于公席懷鮮荔枝二枚以遺母公廉得之繪陸郎懷荔圖賦詩紀事一時傳為佳話太孺人歿秘諸篋底知其意者不復請觀譬之王哀願數之則寡我止君持身謹躬躬如畏然遇親故於道拱立揖讓惟謹于公曾語

余曰。晤面益背。望而知為有道之士。陸生是也。與人交。不啻肅然。然篤氣誼。急有無。雖典質弗恤。教弟子恂恂善誘。課文不多點竄。而塗抹衷於一是。俾自覺悟。故及門多英俊之士。予昔奉教於錢竹汀先生。始涉歷經史為考據之學。而君殊不謂然。曰。諸葛氏畧觀大意。彭澤令不求甚解。此讀書法也。安用零星考據為。余無以難也。少時抱負不凡。卒淪落不偶。屢試春官不第。竟以廣文終。卒之日。幾無以為殮。同官呂教授經紀其喪。鼎亨得奉母扶柩歸。吁可哀也已。憶君甫婚時。余兄弟四人同舉院。修錢不卅年。而田荆姜謝。而君又先我逝矣。余能無慨於中乎。君始祖諱宣明。鄉首生。嘉靖時糾眾禦倭。煮粥賑飢。人感其德。所居新安鎮。後改稱陸公市。曾祖諱肅。蘇州府庠生。祖諱茶。州廩生。贈文林郎。廣西博白縣知縣。戴州志文學傳。父諱煥。例贈修職郎。妣李氏。生妣徐氏。例贈孀人。君戊午科舉人。戊辰大挑二等。授江甯府儒學訓導。配曾氏。例封孀人。子二。長震亨。早故。次即鼎亨。女二。一適崑邑廩生許伯龍。一適同里監生錢金堂。道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卜葬於城北新阡。銘曰。

孝乎惟孝。百行之始。養志養親。匪勉甘旨。仲氏負米。茅容具饌。樹靜風號。捧檄浚注。寒簞一片。講學雞籠。經師人師。仰雷次宗。辭真無愧。我非阿好。爰備史冊。以昭公道。

文林郎知東流縣事南香陸君墓表

張雲錦

君姓陸氏諱培字翼鳳號南香先世居當湖之靈溪代有爵贈君以進士知江南東流縣解職歸傲居北墅專力填詞梓行白蕉詞正續集若干卷元配張孺人為雲錦之族祖姑繼娶又雲錦之族姑以戚姬相往還故知君之行事為甚詳君初授東流以縣析有彭澤相傳為淵明種菊所欣然就道及之任知前任歿於官其子以舊欠擔累君曰前任不能為淵明故至此耳我豈可坐視其困即日受交代縣西有蓮花洲峙江心庚戌秋江水暴漲民失其業君以成災輒不得請乃曰吾終不可以微輸困斯洲民為墊其根幕友爭之不得明年大檢洲民感君恩併完兩年之稅始得無累安臬某擢浙藩去之日下屬例出送行君是日以訊要獄忘之及某自浙藩移擢安撫竟列君六法去任嗚呼觀君之所以用心豈非近世縣令之所難哉雲錦與君本屬至戚而洛如唱和又復有年筆墨之事靡不引為商榷湖中崇文書院己巳歲移建南城君為山長每至書院必招雲錦暢談或時杜駕寒齋蓋書院去舍咫尺故往來遂為常也今君歿已四年書院亦屢更講席感念往事不容於心乃述君之一二行事及君於雲錦惓惓無已之情表而誌之至君之宦蹟已詳於行狀及東流之德政碑可以傳信無容更為溢美之詞矣君卒於乾隆壬申十一月年六十有七以

國朝志略卷一百一十五
癸酉十一月葬於靈溪之鳳凰墓。兩孺人柑子。長錫周康膳生。次錫禹庠生。繼娶
今李孺人出也。孺人有賢聲。雲錦亦屬中表戚云。

蛤仔難紀畧

謝金鑒

古之善籌邊者。卻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王所欲為。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日復不可以施於蛤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籌臺灣者。不可以彼說而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籌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為治之。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焉。偶為侵害。則慎防之而已。必欲撫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徒為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願為。而為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紅夷踞為窺伺。海寇處為巢穴。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居之。田廬闢。畝澮治。樹畜饒。漳泉民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其民既為我國之民。其地即為我國之地。故鄭氏既平。施靖海上。言為不當棄。朝廷聽其說。遂立郡縣。豈利其土哉。順天地之自然。不能違也。夫昔日之臺灣。與內地遠隔。重洋累水。風濤沙汕之險。非人跡所到。然猶不可棄。棄之則以為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難。則較為密邇矣。水陸毘連。非有違沓懸絕之勢。而吾民居者。眾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獨咨嗟太息。思為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豈情也哉。況楊太守入山。遞道攀轅。如赤子之覲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見也。為官長者。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兄子弟。永為遁租逃稅。私販偷渡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之地。田

廢畜產。以為天家租稅所不可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業。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鬪。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有雄黠材智。桀驁不靖之人。出而取其眾。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為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憲窺伺。朱清鑽求。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齎糧於盜。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勢。南趨淡水。艇舫為甚便。西渡五虎。閩安為甚捷。伐木扼塞。以自固。則甚險。蛤仔難為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即及於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闢。水陸往來。木拔道通。而獨為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為通逃之藪。誅求弗至焉。此其不可者七。而或者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為番土。還諸番可矣。必欲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為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家。必當盡收之。使歸於內地。禁海寇勿復往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與寇皆不能也。戶口日繁。民見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其勢所不能。我有棄地。寇伺隙而取之。又何樂而弗為也。故使全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臺灣亦為可棄。昔之所以留臺灣者。固謂郡縣既立。使吾民充實於其中。吾兵防捍於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謂安無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已矣。或則又曰。蛤仔難之民。久違王化。其心巨測。驟欲取之。懼生禍端。信哉。

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故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即堯舜之民。何禍端之有。楊太守之入也。歡聲動地。驅為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違王化哉。一方之關。必有能者善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尉為功業矣。或徒見諸言。而其時不能用。後卒不易其言焉。如善籌臺事者。陳少林藍鹿洲二公者。可以法矣。當康熙時。漳化淡水。未曾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線。半罵。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里之地。自半線以北。至於雞籠七八百里。悉荒棄之。亦諉於番。即臺邑之羅漢門。鳳山之琅嶠。皆擯弗治。當事者逡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為畫地自守之計。名曰禁民勿侵番地。實則藏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其言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為難。而不肯為。或以為迂。而不必為。其始為之。甚易而不為。其後乃以為必不可不為而為之。勞費已什伯千萬矣。明初漳潮間有深澳。即今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遺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勞師而匱餉也。及嘉靖間。倭寇入澳。澳口復通。巨寇吳平許朝光曾一本先後據之。兩省罷戢。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於今。歸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為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曆二十年。倭有侵難。龍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塞通。不宜坐失。乃立

遊擊以戍之。至於今。又巍然一重鎮也。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憚閩廣之師。澎湖不為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綫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既知其為玉矣。而雞籠為金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為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為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必將俟亡羊而始補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可觀已。按少林此論。其情形恰與今日相似。今之蛤仔難。即昔之漳化淡水也。但爾時海上尚屬寧靜。今則海寇羅織。日睥睨於其間。其勢為尤亟耳。且夫制治之方。視乎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沃足以容眾。險足以藏奸。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尚當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然而自昔以來。苟安者衆。艱鉅之事。使後人當之。豈所以為民為國哉。

蛤仔難原始

蛤仔難在臺灣之東北。淡水之背也。臺灣綿亘千餘里。背陽向陰。水皆西流。而蛤仔難則背陰向陽。水皆東流。故其地當為臺灣之正面。自大雞籠山居臺灣之極北。有雙峰陡高。不可極者。為三貂山。一作三貂之支。東入於海。如象之脊。其鼻也。蛤仔難

居三貂之南。彎環之內。迤北有港曰蛤仔難。港南一望平曠。水豐土腴。草木鮮潤。番人居者舊有三十六社。多在海口。自臺灣初開後。已與內地人通往來。番乘艤舫。小舟為出貿易。其時半綫以北尚未設官。此地屬諸羅後山之北境。康熙五十六年。金筑周宣子為諸羅令。作邑志。蛤仔難之名始見於策。宣子作三貂蛤仔難圖。雖甚簡略。然其中之三港合流。其東之沙洲龜嶼。其內山之黑沙晃。南境之直加豆五社。並詳於志。蓋其時國威暨訖。諸番向化。其聲息固無所不通者。惜乎其急撫之也。內地民人著底。地力已盡。蛤仔難番既通貿易。漳泉廣東之民多至其地墾田結廬。以居。以食。蠶叢未闢。官吏不至。以為樂土。聞風者接踵以至。於是圍堡禦患。自北而南。為頭圍二圍三圍。又南為四圍。漳人有吳沙者。遂統其事。眾推為長。沙有才能。略識經紀。設立鄉勇以防生番。內地來者入餅銀一二十。助鄉勇費。任耕其地。陸路由三貂入。其初險徑僅容一人行。牛不得度。以後漸闢以廣。然間寂無人生番伏路行者多中傷。沙乃定為日期。率鄉勇以迎。外入者以益眾。且通有無。嘉慶三年間。有龍溪蕭竹者。頗能文章。喜吟咏。究於堪輿之術。自謂得異傳。竹從其友徧遊臺灣。窮涉至蛤仔難。吳沙疑之。居且久。乃為標其勝處為八景。且益為十六景。今所傳蘭城拱翠。龍潭印月。曲徑香泉。濁水涵清之類者皆是也。竹志為賦詩。或論述其山水脈絡甚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五

十

國學扶輪社印

詳然其時未有五圍六圍者。要其可以建圍之地。竹於園中。皆遞指之。當竹之時。墾耕居民。至四圍而止。吳沙既富。自恨不為良民。供租稅。且百貨不通於彼。乃陰以圖求。敢言於當事者。得奏報升科。願出賦為請。設官建署。其時鎮道惡周羅。以化外置之不問。未幾蕭竹卒。吳沙亦死。越一二年。海寇蔡黨。以賊艘進蘇澳。侵蛤仔難。欲取其地。吳氏率耕民禦之。黨使告於吳氏曰。吾欲得地為耕種計耳。此間地曠。願得共墾於爾。無傷也。吳氏曰。吾輩為良民。若為盜。吾何敢通盜。黨曰。吾得耕地。且不為盜。吳氏曰。地固在也。盡盡焚汝舟。吾與汝登岸。黨不可。率眾賊登陸。海口番人怖與關。賊大戮番人。適其時耕民與番社有讐。蔡黨率眾登陸。番不知其為海寇也。而以為耕民。約內地眾從水道夾攻。乃大駭。多散走徙去。吳氏擒數賊獻於官。蔡黨敗去。於是蛤仔難耕民日益眾。嘉慶八年。蛤仔難大疫。眾相率祈禱。按丁口出錢。稽簿冊。得男女六萬。初吳沙死。其子光裔嗣為長。無才能。不得眾心。

汲黯社稷臣論

戴澂泗

漢武帝得社稷之臣二人焉。於汲黯則讚許之。而不得盡用於騷擾文深之日。於霍光則委任之。而獨能盡力於託孤易世之後。二者皆天之所為也。使黯而見用於前。則衛霍不得有出塞之功。公孫不得有平津之寵。湯禹之苛法無所施。桑孔之錙銖無所賴。而雄才大略。將斂飭於剛嚴畏憚之中。豈待受遺之日。革弊政。息疲民。與海內更始。始足挽漢祚於不傾。夫黯之不見用。是天以社稷事遺光也。而莊助曰。黯任職居官。無所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堅深。雖育莫過。帝然之而不果用。豈將以大節之士。必待主少國危。而後可見任也耶。黯既臣主齟齬。大志未遂。而學黃老言也。慧也。福心也。後之人亦或有以疵之者。而不知此不足以妨黯之大也。且自漢興以來。將相之以厚重少文見者。未必知大體。以剛執不撓稱者。未必察先機。是以主極未遑。法制未備。武帝繼起而思一振之。未論其佐也。先觀其本也。若黯之沒身惓惓。唯以補過拾遺為己責。而籌邊事。議法令。洞中機要。繁若著龜。而因輔之以敢言直諫。若是則於黃老乎何尤。得簡重之大意。而不徇清靜之微文。執義不回。實儒者經國之綱要也。昔者舜禹之遇臯益也。交臂警切。響應不窮。夫以汲黯而遇武帝。則其謂之慧也亦宜。是時大將軍以順旨擊胡。丞相御史曲學深文。以致貴幸。彼固得主

來權有君心國是之責。而巍巍者皆我所不為也。烏得不謂之少偏乎。班史類敘武帝得人曰。賢直則有汲黯卜式。夫黯豈獨非卜式之儔。其在漢臣。蓋仲舒之流亞。使逞其用。即儕之古輔弼。不為過後。此唯唐宋璟節義最為相類。黯不獨漢廷之一人。蓋古今鯁直大臣之標。鵠也。黯之所不逮於仲舒者。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興太學。修六藝。進退雍容。必以禮節。而吾以為仲舒之不能及黯。亦復數端。若夫先德後刑之論。損文用忠之議。崇廉直之節。斥希世之風。大指不殊。而至於仲舒陳古。而黯獨切今。仲舒明陰陽。而黯獨重人事。仲舒言正心以正朝廷。設誠而致行之。未有切指所以誠正者。而直窮其根株微渺之地。黯則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獨能透盡精微。癰結之所以然。使人主憬然而自悟。仲舒辨庶人卿大夫義利之求。防閑止及於臣下。而黯則論人論事。必深入帝心。而與為匡糾。仲舒對策者三。猶有未究之旨。而黯則以莊見憚。敬禮特出於大將軍之上。凡此皆法家拂士裨人家國之大致。所宜求之古之君子者。故曰。非特漢廷之一人也。唐宋璟之致相業也。史稱其耿介有大節。剛正過於姚崇。嘗以黯事比而驗之。殆無有不相侔者。蓋其排二張。斥三思。不異乎宏湯之忤。卻揖呼卿。不異乎田蚡長揖。衛侯抗禮。所進言趣書座右以戒終身。不異乎敬禮卻避。不冠不見。為宰相務清刑政。使官人任職。不異乎治責大指。

擇丞史而任之。上曰吾欲云云。黯遂有多欲之戒。元宗日食貸因。而璟亦曰動天以誠。不事虛文。長安令有罪。黯曰獨先斬臣。章月將當誅。璟亦曰請先誅臣。還功不賞。與事向奴殘中國之諫同。身沒之後。見其危言切論者。猶為失聲歎息。亦與太慧妄發之歎同。其他振窮民。治州郡。寬刑獄。論法制。本同則其末不得而或異。夫真儒體用之大全。固不可知。而俗師文吏之學。以附會粉飾為能事者。正黯所深棄不道。而或者猶以不學而少黯。豈以其功業有顯有不顯歟。夫廣平遭勵精之主。適當國家多變之後。而又得蘇頌張詠左右夾輔。以盡其長。黯則孤立一廷。遭好大喜功。無所懲創之時。而同堂又從而擠之。功績之著否。莫非時勢相激之使然。而國之治耗。則從此迥異矣。故觀社稷臣者。必有以辨諸此也。

金華理學萃編序

金華從祀兩廡者五人。呂成公何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是也。開其先而為朱子所深許者。有范香溪先生。入明有章文懿公。此其最醇者也。朱呂倡學。受業者至眾。四先生及楓山先生。皆有受業門人。盡金華人也。至明正德間。孫石臺先生崛起一時。獨為朱子私淑門人。至從象山陽明之徒。則別作一卷終焉。此金華一郡之書。然而非獨金華一郡之書也。吾兄履齋一人之私見。然而非履齋一人之

私見也。幸自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出。大道淵源於斯見焉。異學鳴而清獻生。清獻祀而羣論息。斯文衡鑒於斯備焉。無朱子則洙泗之淵源不明。無清獻則徵國之衡鑒不顯。於是本朱子全書為主。集奉三魚堂集為準繩。此吾兄生萬春樓讀書十餘年。久而有得之所至也。得朱子之傳者。惟勉齋氏。遂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傳何文定公。以遞傳王金許氏。朱子之學。粹然無出其右者。遂以藝學為學之大宗。是道也。惟清獻論之最切且至。故從而定之。而楓山先生與焉。當其時有象山之學。朱子排之。遂以不傳。迨其後有陽明之學。力排之者。清獻公也。其言曰。為學當自羞乞墻。賤龍斷。辨陽儒陰釋之學。始蓋剖析不遺餘力也。而金華孫石臺先生。於正德間獨守父訓。與陽明面爭。著質疑臺三卷。條辨而句析之。後人謂辨陽明於本朝易。於正德時難。先生蓋為其難者。是誠私淑朱子門人也。清獻公雖未見石臺書。而其所論若合符節。是則金華之後勁矣。吾兄若曰。有能紹明金華之學者。其必視石臺先生乎。此理學萃編之所為作也。後有讀是編者。無負吾兄上下千古之盛心。謂不係一郡之書。而為千載學統之所由定。可質諸先聖而無疑。可垂諸百世而不惑。則庶乎其為知言矣。

宋文憲全集序

吳郡嚴少孝。以翰林莅婺。躬道義以淑斯民。越十有一年。政成化洽。百廢具舉。乃竊然深思。郡本道學文章冠絕海內之區。何以人往風微。古今邈不相及。得無感發興起之者。容有未至耶。爰取大儒宋文憲公文集。若張刻徐刻韓刻彭刻。蒼卒而取其金。復得龍門子凝道記。浦陽人物記。並鐫之以嘉惠郡之人。嗚呼。豈獨郡人也哉。將薄海之內。視斯集者。實與受其惠矣。竊惟太史公好遊。足跡徧天下。故其為文。跌宕有奇氣。唯公不然。當公始自潛溪。還浦江。得鄭氏藏書八萬卷。居青蘿山中。日講明而切究之。徵召迭至。不出也。暨明興。以文章蜚國運。亦不過往返金陵千里而近。然視太史公之善遊者。曾不稍異也。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藏。盡終身好學深思之力。以成史記。公被命修元史。八月書成。洎重修順帝紀。亦六月竣事。雖間有指摘。而體大思精。二百十卷。與太史公之百三十卷。亦無稍異也。至其從容啟沃。無非堯舜君民之言。輔翊青宮。一本仁孝誠敬之旨。其他文。主六經而奴百氏。莫不根極理要。闡發雄渾。蓋公乘濂洛關閩之後。生東萊四子講道之鄉。得方吳黃柳之傳。集厥大成。其所以自為者。道也。文云乎哉。此公文之所以超軼古今者也。善乎公序歐陽文公之文。有云。必生於充養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

入乎芒杪。非見道篤而擇理精。曷能臻此。公之贊文公。非即公之自道得力也。歟。刻既成。屬殷酒序之殷。泗勿讀公集。方震驚眩掉之不暇。何敢言序。亦惟頌公之言。以爲公之序也可耳。吾郡人讀是編者。其必稔知太守重刻此言之志。爲之感發。爲之興起。先海內而得所私淑。庶幾典刑在邇。毋終蹈衰微不振之咎也。

遊五洩詩序

五洩去通都大邑絕遠。而於吾廬爲最近。吾家在浦陽江水之北。九靈山南麓。羣山環之。峯巒之奇秀可圖者。以百數。澄溪遶潭以十數。而五洩爲最異。出門甫十里。輒以踞西園之頂。昔之題叙五洩者。文則魏鄭道元。明宋潛溪。詩則元柳待制。吳淵穎。四君子爲最著。道元北人。未獲一涉足其地。故注水經。造語奇峭。而境或差異。柳吳宋三先生。皆浦江產。其來遊於此也。必問道託宿於馬建山中。則吾廬戴氏舊居也。吾遠派祖有諱泳諱樗者。與爲賓主。而能軒先生。則從遊吳柳之門。與潛溪爲石友。此諸君子所以來也。自竹里趨洋玉嶺。下西坑嶺。入西潭。迤麗南出。度遇龍橋。至東潭懸瀑處。以詩文按之。歷歷不爽。以是知五洩處杭婺越三州之交。而他州君子。無能與吾廬爭近者。洵不誣矣。嘗與同人言九州奇山水。如終南廬阜姑弟論。即以浙東西天目天姥會稽雁蕩金華天台若耶苕霅之倫。昔所謂奇峭絕遠。不易得至者。

當人文日開之後。每必有舟船枝樁之道焉。而五洩自仙客振脚而外。非生其地。官其地者。曾莫得至。甚至者。亦不過望懸流之澎湃。憶龍子之幽宮。越宿徑去。見其奇而未識其所以為奇。求似吾輩之晨夕展翫。舉趾即至。或凝思靜坐於磐石之隈。或奔企攀援於危峯之頂。沈酣浸漬。閉戶默息。而異石飛泉。頻欲出沒於肘腋之間者。又不易多得。此無他。近焉故也。乙未之秋。霜降而水不涸。風雨初晴。同遊者十人。能韻語者八人。柘杖芒屨。一仍三先生舊遊故武。唯西潭水深。浸不可到。而瀑布之奇。倍他日宿三學院探龍井。隨水源出。度大嶺陽塘。薄晚始歸。越一日。各以詩至。咸若有所自得然者。復彙為一帙。而屬予序之。予嘗謂遊山亦學者一事。不可易言。蓋其道以敬為主。以靜為先。以探討窮索。不留毫髮障翳為功用。每莊誦此語。而惜乎其不易能也。前明之季。徐文長袁公安。曾挈其朋曹。遠來涉此矣。玩其詩文。一以戲謔為主。噫。觀奇峯如端人正士之危坐。玩激水如疾風勁草之齋莊。幽深不露。新人世器競之風。淳峙無涯。起太古穆清之想。山水精神。有如此者。破除日力。風駕遠來。而忽以戲謔了之。豈為有當哉。此徐袁之所以可戒而不可效者也。然則詩以言志。其必有所表見於此也夫。

明經吳君傳

明經吳君諱宗元字大始號岱芝浙江石門縣人也世居邑之馬溪曾祖邁祥公始遷居玉溪鎮父德齋公有行誼子二君居長少敦至性砥節勵學入庠後以歲貢生終嘗遊省會天台齊息園師主教數文書院執經從焉時余亦同遊故得深悉其為人書院居萬松山頂有一樓居極高處君搦其上每日讀經書雜文至午刻則屏去取工部全集朗誦之聲徹遠近每首必百遍隨以丹鉛率至夜分始止次日則復然先是君熟於明詩綜所作詩酷肖高青邱李崢峒諸家嘗錄以正於息園師評點訖謂曰詩儘佳矣百尺竿頭可進步乎李杜韓蘇四大家外勿寓目可也自是遂專志杜陵性奇偉不羈不好與凡人儔伍嘗與朱笠亭沈雲樹蔡漫叟諸先生相唱和餘弗顧也嘗言吾少時曾作一圖橫劍三尺南華翁居左指說之一虎士類荆軻者居右聳聽已居中央作撫掌大笑狀名曰說劍圖其雄致如此既專精讀書不下樓者餘月忽值意有所會輒入西湖山中經宿不返每談及浙東山水如天台雁宕赤松四明諸勝輒勃勃然蹈履欲往然卒不果以老親在堂故也自壬午至甲辰迎饗獻賦者三受知於賓東具李鶴峯錢稼軒諸學使復攜詩質於沈歸愚先生名稱藉然屢擢棘闈一不以介意謂子侄輩曰吾以勵汝曹耳通塞之故命也亦時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中年後頗出遊南浮嚴瀨北抵燕臺東至登萊瀕海諸郡游踪所至懷

慨懷古。一寓於詩。客囊如葉不計也。歲戊申子文照領鄉薦。赴都門。君欣然束裝同往。泊舟京口。抵焦山。大雪忽作。遂冒雪登岸。冰凝路滑。截雙竹作杖。歷崎嶇而上。懸崖冰柱。長二三尺許。拂之鏗然有聲。乃觀周鼎讀瘞鶴銘。謁焦先生像。俯眺海門。周攬崖壑。比返舟中。已溼透重絛矣。其豪曠好遊。蓋天性然也。鄒曉屏先生聘入山右。學使幕。閱試卷不留餘力。得一佳卷。輒朗誦不去手。素不讀律。而明敏有斷制。鄒公每以大案相質。有所可否。必侃侃而陳。鄒公未嘗不為之心折。晚歲家居。栽花課孫。里中以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有片長。津津樂道。預修嘉興府志。表揚節義。不下百餘人。精醫理。頗諳內典。耽心禪說。手輯四十二章經。施諸寺院。蓋閱歷既久。進詣益精。從前雄傑之氣。爾時淡泊之神。不知者謂為殊趣。在君則一以視之而已。歲庚申七月初十日。微疾。正襟端坐而逝。年六十。所著有南樓稿若干卷。娶貴孀人胡孺人俱早卒。子三文。照某某。孫某某。

論曰。士果可以富貴顯乎。富貴而泯沒者。何可勝道也。若君之志氣卓然。鞭日月。馭風霆。往來自若。而常伸於萬物之上。雖無所遇合。詎可磨滅者哉。至其晚年。齊生死。泯來去。夷然泊然。亦有令人不可知者。夫不求人知。乃君之所以為自得者歟。

法先王論

陳鶴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太史公曰。法後王可也。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嘗試論之。夫有治本。有治跡。治跡者。閭一時而輟變者也。雖起先王於今日。猶將究時之宜而為之。況後王乎。記所謂得與民變革者是也。治本者。亘古不易者也。雖更歷後王。其變至於不可紀極。而其本未嘗不與先王同。稍一忽之。而大亂輒隨其後。此豈可以卑論儕俗之見。擬議其間乎。記所謂不可得變革者是也。故孟子荀卿子言各有當。而史公第舉其偏。則過矣。雖然。聖賢之為說。恒慎重於其本。而不輕言其跡。以為得乎其本。而有變有革。猶之夏葛冬裘。飢食渴飲。隨其宜而已。無吝心也。苟不得乎其本。而徒取先王之跡循之。則不變革之禍。有甚於變革者矣。是之謂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雖徇先王。猶有禍患。況重以易行之卑論。近已之俗變哉。且荀卿子亦既明言聖王之跡矣。而史公從為之辭。則所以滋後世之惑。而開後世之弊者。自此言始。且夫後世之變。固有甚不得已者矣。井田之為賦稅也。封建之為郡縣也。此豈先王之法。然而是二者。猶之其跡也。井田賦稅不同。其所以因民之產。使之相生相養者。未嘗不同也。封建郡縣不同。其所以作民之牧。

而使之相導相齊者。未嘗不同也。今之治猶古之治也。封建必得賢君。郡縣必得賢有司。而後民被其治。繼世者不能皆賢。先王以為此無如何也。是故為之九伐之法。變置之制以防之。郡縣之黜陟有較之變置尤速者。非其善法先王者乎。先王則不恃其後之有所防。而獨恃其始之有所導。是故為之胥子之教。使天下萬國皆加意於所當為治之人。而一範之以正心誠意之學。而又推其教化以行乎井田之間。使農皆可以為兵。兵皆可以為士。後之有天下者。苟詳明乎教士之法。使皆自得乎所以出治之本。而審慎於舉之之際。則於先王之法。思過半矣。故法先王者。亦法其意而已矣。古之治出於一。後世之為治出於二。出於一則本立。出於二則多為之制度。而莫循其本法。先王者。法其本。不法其跡。法其教化。不法其制度。以教化馭制度。則因時之宜。順人心之自然。而治道得以制度議教化。則天下之情偽。固有出於制度之外者矣。固其情偽之日出。而又為之制度以救之。古之制度。愈不可復。而古之教化。亦若果無所益。求天下之治。豈可復得。此不信聖賢之過也。三代以下。所為治亂之跡。備矣。凡其治之弊者。皆其不法先王者也。凡所以成一代之治。不致遽見其弊者。必其猶有得乎先王之遺意者也。夫雖致亂之主。未有不思救一時之弊者也。惟其不法先王。故愈變而弊愈甚。賢君不然。即救弊之際。而本之以法先王之意。故變

而不失其治。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必然之理也。制度雖詳。要之以教化為本。

正人心論

天下人才可造也。財用可理也。綱紀可立也。禍患可弭也。凡此數者。皆天下所急。吾以為不足患也。天下之患。在乎人心之好利。好利之心熾。而數者之患相因而起。苟去其好利之心。則是數者可以次第而理。故言治之本。必自正人心始。曰何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有靈有昏。其有得於仁義禮智之本。則一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心所具之理。而其所以去昏而即靈者。則尤在乎智。智之存乎心者。其始驗於是非之端。其究極乎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其所以持之。則在乎義利取舍之介。曰心之不正。至不一矣。昔者戰國以變詐。晉之世以虛無。自唐而降。以功利。豈得曰一去其好利而遂已也。曰人之病也。寒燠燥溼。哀樂憂懼。所中不同。其所以為病一也。人心之不正也。剛柔善惡。所發不同。其所以為不正一也。好利則私。私則天理亡。而人欲恣。由是發於變詐。則傾危之習成矣。發於虛無。則猖狂之行恣矣。發於功利。則卑鄙之情痼矣。數者異病而同本。故欲正人心。必自去其好利之心始。夫自春秋以降。歷漢唐千有餘載。聖賢之道。若存若亡。其間讀聖人之經。能得乎正誼明道之旨。誠意正

心之學者。不過數人而已。今則不然。非孔孟之書不讀。非仁義道德之旨不諱。上以是求。下以是應。風化之盛。宜乎非古所及。而人心之卑鄙。若此何也。則好利之習然也。夫好利。非特貪黷而已。利害之心明。而趨避之計熟。苟安自便。患得患失。其視聖賢之教。軍國之計。教化之原。風俗之本。皆汎汎然若無所與於已。其念慮則非利不動。其議論則非利不發。其營謀則非利不為。心之不正。至於如此。則人無以為人。人無以為人。則貽患何所不至。正之奈何。曰。士大夫者。庶人之準則也。公卿者。又士大夫之準則也。公卿有激勸。而後士大夫有廉恥。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庶人有趨嚮。然而為公卿者。寡。為士大夫者。眾。士大夫之讀書談道。與公卿同。而其所為砥礪廉隅。介然自守之節。人非必有所待於公卿之激勸。故正人心者。亦正其士大夫之心而已。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董生曰。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事也。使天下士大夫。而皆服膺此言。則其於正心也。庶幾矣。公卿士大夫之心正。而庶人之心亦無不正。上下皆正。喻於義而不喻於利。風化既成。古道自復。則推之政治之間。何有哉。

女未嫁而徇其所許嫁之夫。論者非之。余以爲不然。蓋曾子問所詳者。皆事之變也。周衰禮廢。夫子與其徒講明而切究之。使無失乎禮之中。而不過責人以難能可貴之行。非夫子之有所恕也。雖先王之制禮。亦順人情而爲之防。未嘗逆探人之所無如何而爲之禁。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因之制。爲繼父之服。非先王之開其爲此也。以爲夫死妻稱子幼。而又無大功之親。有母子並死而轉於溝壑者矣。故雖已嫁之婦。猶不禁其改適人也。然而矯世厲俗之意。未嘗不存乎議禮者之口。故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此又吾夫子之徒講明切究。以維持乎禮教之意也。許嫁而未行。視已嫁者有間矣。然古者六禮之行。爲期非遠也。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故自納吉而遂以親迎者。其常也。不幸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齊衰以弔。夫死亦如之。固儼乎有壻與夫之名矣。婦人不貳。斬而使未嫁之女。斬衰以弔。夫婦之分固已定矣。而何爲其不可以徇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今既相知矣。交親矣。謂父母主之。而女若弗聞也者。所謂甚難而實非也。女子許嫁。總明乎其身之有所繫屬也。而胡爲其不可以徇也。故謂未嫁而夫死。而終身不改適。爲非先王之有明禁則可。謂其大失乎禮之意而不足以矯世厲俗。則斷不可。詩之託始關雎也。以其摯而有別。非摯無以見其別。非

有別不能成其孽也。一禮不備則名之曰奔。男女之別嚴矣。而許嫁而夫死可以終身不改適。其孽為何如乎。而何可以男女居室之大常相提而論乎。張左金之女許字陳茂才翰海。未嫁夫死而歸於陳以守。左金述事略乞言於余。作貞女論貽之。

辨惑

好榮而惡辱者。人情也。好榮而并其近似乎榮者。而亦好之。惡辱而并其近似乎辱者。而亦惡之。猶人之情也。好榮而反以甚可辱者為榮。惡辱而反以其甚可榮者為辱。此則惑之甚也。何謂榮。何謂辱。古之時。賢者必在上。不肖者必在下。爵祿以奉之。等威以崇之。以為是憂勞天下而已。無所利於己也。降而春秋。賢者不必在上。不肖者不必在下。於是乎功利之說興。時則孔子孟子與其徒講明先王之法。崇仁義。黜詐力。以維持人道。而萬世賴之。自叔孫穆子之論。以立功立言與立德並為不朽。而列國之卿大夫子產叔向之倫。與夫布衣處士莊周列禦寇之屬。各以其才智自顯於天下。然而義利之辨。猶斷斷如也。蓋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子產之言也。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叔向之戒也。實者士之常。列禦寇之記也。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莊周之論也。自周之衰。以及兩漢。上以覘有國之隆替。下以卜有家之興衰。未有不由此者。是故榮美公好利。尚良夫憂王室之將卑。李禹好利。史

遷歟李氏陵夷衰微皆此物此志也。范蠡之在越也。定傾節事。相與亡吳而已。及其去而為鴟夷子皮。為朱公。而後三致千金。楊惲之在漢廷。輕財好義。廉潔無私。及其失爵位家居。而後營產業。治室宅。以財自娛也。之二子者。不為賢者也。然猶不敢居君子之位。而行小人之事也。然則古之所榮者道德也。所辱者功利也。後世之所榮者功名也。所辱者貨賄也。以為功名之道。猶有補於斯世。而可以無愧於聖賢焉。故亦不禁其榮之也。世之以仕宦而致貨賄者。吾戒焉。彼其學未嘗不通古今。其才未嘗不足任天下之事。其羞惡之良。與聖賢未嘗異也。迺忍而出於此。其始一人為之。猶相與非議之也。其後衆人為之。則相與艷羨之矣。見有一二潔清自好之士。則反笑之。以為其才之不逮。榮辱之見滯。而好惡之情奪。此何異於狂泉之酌。以不狂者為狂者乎。嗚呼。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苟號為士大夫。而惟貨賄之是尚。禮義不足以正其志。廉恥不足以立其防。此則賈生所以寒心。雖當漢文之盛。而不能不為之太息者也。作辨惑。

書明史徐貞明傳後

陳子曰。言利之臣。君子所弗與。至本源之計。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蓋聖人之教。宏綱鉅領。莫備於禮之大學。其言平天下之道。興教化而已矣。戒專利而已矣。慎舉

賢而已矣。其於財用之際。未嘗不戒之。以財聚民。散懷之。以忤人忤出也。然亦未嘗不欲生之而足之。惟生之也有道。而足之也有方。則亦不外乎生聚食。實為疾用舒而已矣。天之生是人也。并其人之所以養而亦生之。惟其人不知天之有以養我。而困於所以為術。夫是以待養於人。而常至於不給。聖人知之。舉天之所以養是人者。還之是人。自山陵林麓。城郭宮室。塗巷而外。無非田也。自國之俊秀之士。以及百工商賈而外。無非農也。為之畎澮溝洫之制。而水足以滋土。土足以滋穀。為之土化之法。而凡駢剛赤緹。墳壤渴澤。鹹渴勃壤。填墟彊梁。輕變之地。無弗可取而耕也。如是而生之之道盡矣。生之之道盡。而食之為之用之之道。胥視此以為之準矣。禹之別九州也。或田下中而賦上下。或田上上而賦中下。地力之有闢有不闢。人功之有修與不修。疑若一聽其自然者。及觀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雖水患最深。而一紀之後。可以復乎故。則知苟由畎澮溝洫之制。土化之法。而理之。田與賦無不可達於上者。故古者列國分爭。秦趙燕齊。皆今所謂西北之土。非財賦之所出。而當日之國用。未嘗匱乏。此其效也。貞明之說。蓋有以見乎此矣。惜其用之而不終也。及其末世。而兵食益絀。儻為一切之法。以姑濟於目前。民困而國以隨之。豈非不知本計之過乎。且夫聖人之言。未有不為萬世之著蔡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曰去兵。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曰去食。明之末世。蓋當去兵與食之時也。使當盜賊縱橫之際。念大信之不可失。舉其驕兵悍將。勒鎮練鎮之屬。而盡去之。下哀痛之詔。恤瘡痍之民。而激發其忠義之氣。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天下之大。安觀其一旦而潰敗也哉。嗟乎。及其末世。宜變計而不知所以變計。當其數十年之前。可以預為之圖。而卒莫之圖也。此不知本計之過也。夫兵食之計。固莫有善於屯田者也。以待養之兵。使之自食其力。其初誠不免憚而生怨。然兵之待養者。未始不苦於所養之不贍也。而又不能日日而練之。不日日練之。則其力固且積於無用之地。誠得有閒曠之上。使之閒鑿。俟其成熟。而予為世業。以其農隙之暇。而習之兵法。教之尊君親上之義。無事不至以養兵為患。而有事足以收捍衛之效。此足食足兵之本計也。吾讀貞明傳。而深有味乎史臣之言。百世之利。為浮議所掩。而論者惜之也。是以表而出之。

王晉亭先生遺集序

士之遇不遇。數之至不齊者也。天下之士。不遇者至多。而遇者至少。或遇矣。而蹇踣不自振。又或一蹶至於不復。此其人皆與不遇者等。其不可齊如此。於是世之君子。汲汲於著書曰。吾恃此以償。夫已定之遇合。猶不能自必。而乃取償於千百歲不可

知之名。其計不更迂。其為情不更可悲乎。昔有宋蘇子美。罷官。非其罪。其友歐陽子為歎惜痛恨。序其文。復銘其墓。以為必行於數百年之後。自子美至今。數百年矣。亦未見其文之行也。而謂足以償生平之屈抑。然乎否乎。婺源王晉亭先生。以明經官吾郡。訓導。伉直為僚友所忌。中以事斥去。其遇與子美類。先生早歲。即喜為詩歌古文辭。既廢。益肆力焉。有所作。元元本本。彈見洽聞。然不自愛惜。脫稿往往棄去。先生歿。子思注。擇其存者。得文若干首。詩若干篇。次為若干卷。婺源自本朝以來。尤多窮經之士。獨先生倡為古學。論者謂先生為於眾所不為之日。此其事與子美又甚相類也。子美之文。雖不盡行。顧世猶稱道弗衰。則以歐陽子之故。先生之文。實亦有足傳者。而未有歐陽子為之論次。先生之不遇。疑若有甚於子美。然先生雖屈抑於時。身歿未幾。思注即以文章取進士第。遂能大顯先生之名。亦非子美三子之所及。先生究未為不遇也。先生官吾郡時。鶴方少小。未及觀其詞色。其後與思注同舉禮部。有昆弟之好。嘉慶九年春。思注謁選吏部。出先生遺集。俾鶴舉校。鶴因識其簡末如此。而闕其簡端之序。以俟世之歐陽子云。

福建光澤縣知縣王君別傳

君諱瑤。字玉池。號琴齋。晚年別號澹園逸叟。陝西渭南人。大父有言。處士好施與。年

至百歲父元績舉人祖父並贈封如君官君少穎異與仲弟珖同受業於叔父淑義夙夜刻苦手鈔諸經史治通試輒冠其曹年三十與珖同舉鄉試又八年成進士授福建光澤縣知縣乾隆二十五年也將之官大父誡之曰汝為知縣以親民為職慎無忘愛百姓三字君跪而受教既至官即以三字揭之廳事光澤地鄰江西為八省要衝民頗好訟君開誠布公聽斷勤敏案無留牘暇則召其父老課農桑明孝弟又創立杭川書院以教諸生一時有父母師儒之目邑豪某因嫌誣一諸生將麗之法君廉得其狀杖之釋諸生豪憤訴之上官遣役逮諸生役受賄肆暴焉君聞瞿然曰如此衣冠掃地矣逮其役又杖之自為文復於上官備言其顛末上官無以難邑多陂塘為農田灌溉之資君每於春初躬行相視湮廢者疏鑿之因戶授渠分渠定役水利具舉城西有洪濟鐵關二橋歲久傾圮病涉者眾君亦以時修建當是時大吏多器重君將以卓異薦而君自以大父考終珖及李弟璣相繼歿父垂白居憂無他子弟侍奉遂決計乞歸養邑人士留之不得建生祠焉又為詩以紀政績命之曰愛思吟君歸七年父卒又十餘年繼母楊孺人亦卒免喪之日有司敦促赴選而君已淡於宦情不復出矣家居教授里中子弟口講指畫多所成就出家粟若干石為義倉以贍族之貧乏者三遇歲饑皆竭貲以振其鄉里不足則稱貸以益之有無賴

欲為非法。畏君之聞之而止。乾隆六十年卒。年六十三。子長曰代鈞。監生。次曰松年。嘉慶六年進士。工部主事。又次曰華年。初君兩弟皆無子。以松年為昭穆。華年為祿。而代鈞及華年皆先卒。乃以松年之子承曾。繼代鈞為君後。

論曰。余聞松年言。君終養後。例當起官。以所見聞仕途氣習。與己為吏時迥異。故堅卧不起。嗚呼。君所施設於先澤者。固足以自見矣。大吏欲以卓異薦。而又不果。此何為也耶。太史公言。張賢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君之竟不再起。殆以此夫。

雲南永昌府知府周先生墓表

嘉慶十二年。江蘇巡撫。以所部士大夫應祀鄉賢者。請禮部覈其名實。相副者三人。得旨。皆予入祠。而金匱周抑亭先生。實居其一。鄉賢之祀。為國家褒崇功德之大典。而地方有司。往往徇一時之人情。或濫或遺。部臣於此。始能有所執持。聞者頗以為難。惟抑亭先生。居家孝友。鄉之人無間言。其當官大節。足與古人比烈。禮部所謂名與實副者也。先是先生之子。監生璋弟之子。當塗知縣琦。以書抵鶴。屬為文表於先生之墓。鶴逡巡未果。及是乃次序之。先生諱際清。字斯咸。濂溪周无公之裔也。宋末始居無錫。

皇朝雍正中。分無錫地立金匱縣。所居隸焉。先生嘗寄籍大興。而後復歸金匱。乾隆

十五年舉人。十九年進士。官由刑部安徽司額外主事。至雲南永昌府知府。署迤西兵備道事。階由奉直大夫。至朝議大夫。以主事總理秋審。以員外郎提調律例館。以郎中隨侍郎鞫獄貴州之威寧桐梓。皆以愷悌見推。其為知府麗江也。方在道而所屬鶴慶州以採買激變。人情洶洶。或謂先生盍徐行。先生曰。此愚民未知利害耳。吾不疾馳解散。且釀成大獄。遂驅之民間。新太守至。數百人迎訴馬首。先生暫駐道旁古廟中。反覆撫慰。衆稍稍散。先生入城。城守者衷甲來見。云將請兵議勦。先生曰。若慎無妄動。脫有變。吾自任之。乃審起事之由。執州吏數人繫之獄。明日衆羣集具牘言冤。而不列主名。先生怒曰。牘無主名。吾何從白汝。汝今真族滅矣。衆愕顧有頃。署耆老數人以上。先生呼使前。為剖析所控告諸事。並述桐梓首難者所得罪曰。若屬宜自謀保身家。不然悔無及。衆謹曰。太守活我。遂解散。後數日。先生廉為首者予之杖。曰。聚衆非法也。吏繫獄者械諸通衢。曰。致釁者此曹也。知州亦以他事罷去。民帖然。是役也。所全活不下數千人。在永昌所屬保山永平。皆以虧倉庫獲罪。致其出入簿籍。獨先生毫無所染。先生初舉鄉試。以父久客海南。將往迎之。甫至家而父至。官主事。聞母病。即請急歸省。委曲必得。請而後已。喪葬父母大父母。皆獨任之。為兩弟娶婦。終身不別籍。異財諸子至今守其遺法。罷永昌知府歸。兩佐廣東西總督山。

東巡撫幕。以所人供叔水父甚安之。至大耋而卒。仲弟病危。篤先生哭曰。吾兄弟相依為命。五十餘年。豈遽溘先朝露。增吾老景悲耶。日與季弟視湯藥。夜必數十起。越兩月。仲弟竟痊。祖秉禮監生。贈至朝議大夫。雲南麗江府知府。父宗澳。封亦如之。舉鄉飲大賓。娶戴氏。子三人。玠瓊璋。初先生未有子。戴恭人撫叔之子為子。即玠也。孫三人。基煥堅。先生卒。以乾隆五十八年。年六十六。墓在縣之某鄉龍山之原。鶴既次先生行事。因謹為之表曰。是為鄉賢周先生之墓。後之論學宮之祀典。而徵其生平者。尚有攷於斯文。